

テ

刑法志
食貨志 上下



0932	責	年
3	重	月
11	書	日
佛教大学蔵書		
第	302891	号

共三六

宗鏡錄才十六 唯法身及自受用身可名真寶如婦人詣情迷冥城者之崩去列女傳云杞梁妻就
其夫死於城下哭之十日而城者之崩孝至而石開去漢書云孝廉無父問其母曰我父何耶母曰虎
被之行射虎於草中夜見石似虎射之沒雨後射之終不久矣



刑法志第三

班固

漢書二十三

正義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師古注

夫人宵天地之類應劭曰宵類也頭圓象天足方象地

也師古曰宵義與宵同應說是也故庸妄之人懷五常

之性師古曰五常信聰明精粹師古曰精細也言其識性

有生之最靈者也爪牙不足以供者欲趨走不足以避

利害師古曰者無毛羽以禦寒暑必將役物以為養任

智而不恃力此其所以為貴也故不仁愛則不能群不

能群則不勝物不勝物則養不足羣而不足爭心將作

上聖卓然先行敬讓博愛之德者衆心說而從之師古曰說

悅從之成群是為君矣歸而往之是為王矣師古曰

而歸之也師古曰洪聖人洪範曰天子作民父母為天下王師古曰洪聖人

取類以正名而謂君為父母明仁愛德讓王道之本也

愛待敬而不敗德須威而久立故制禮以崇敬作刑以

明威也聖人既躬明慈之性師古曰躬謂身親有之必通天地之

心制禮作教立法設刑動緣民情而則天象地師古曰則法也

故曰先王立禮則天之明因地之性也師古曰春秋左氏傳載鄭大夫

之辭也刑罰威獄以類天之震曜殺戮也師古曰震謂雷電也温

慈惠和以效天之生殖長育也書云天秩有禮天討有

罪師古曰此虞書咎繇謨之辭也秩敘也言有禮者天則討治之故聖人因

天秩而制五禮師古曰五禮吉凶賓軍嘉因天討而作五刑師古曰

下大刑用甲兵張晏曰以六師誅暴亂其次用斧鉞韋昭曰斬刑也中刑

用刀鋸常昭曰刀割刑也其次用鑽鑿常昭曰鑽鑿刑也鑿

去其體骨也鑽音子薄刑用鞭扑也師古曰扑杖反大者陳

諸原野師古曰謂征討所殺也小者致之市朝應劭曰大夫以上尸諸朝士以下尸

諸其所繇來者上矣師古曰繇讀與由同自黃帝有涿鹿之戰以

定火災鄭氏曰涿鹿在彭城南與炎帝戰於阪泉今言涿鹿地有二名也文穎曰國語云黃帝炎帝戰於阪泉今言涿鹿地有

歷志云與炎帝後戰於阪泉涿鹿在上谷今見有阪泉地黃帝祠師古曰文說

是也彭城者上谷北別有彭城非宋之顛項有共工之陳以定水害文穎曰共工主水彭城也

政作害顛項伐之本主水官因為水唐虞之際至治之

行也師古曰共讀曰龔女下亦同

極猶流共工放讎堯竄三苗殛鯀然後天下服師古曰堯禪而流共工于幽州放讎堯于崇山竄三苗夏有甘扈

于三危殛鯀于羽山也殛誅也音居力反

之誓師古曰謂啓與有毫戰于甘之野作甘誓事殷周見夏書亳國今鄆縣是也甘即甘水之上

以兵定天下矣湯及武王謂天下既定戢臧干戈教以文

德師古曰謂戰斂也而猶立司馬之官設六軍之眾師古曰司馬夏官卿掌邦

政軍旅屬焉萬二千五百人為軍王則六軍也

因井田而制軍賦地方一里為井井十為通通十為成成方十里成十為終終十為同

同方百里同十為封封十為畿畿方千里有稅有賦師古曰稅者田租也賦謂發賦斂之賦也

稅以足食賦以足兵故四井為邑四邑為丘丘十六井也有戎馬一匹牛三頭四立為甸甸

六十四井也有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

人卒七十二人干戈備具是謂乘馬之法鄭氏曰甲士在車上也師

古曰乘音食證反其下並同一同百里提封萬井蘇林曰提音抵陳留人謂舉田為抵

憂禍福共之故夜戰則其聲相聞晝戰則其目相見緩

急足以相死其教已成外攘夷狄內尊天子以安諸夏

師古曰攘卻也諸夏中國之諸侯也

之亦先定其民作被廬之法應劭曰搜於被廬之地作執秩以為六官之法因以

晉地也師古曰被廬反總帥諸侯迭為盟主師古曰迭互也音大結反

然其禮已頗僭差又隨時苟合以求欲速之功故不能

充王制二伯之後寢以陵夷師古曰寢漸也陵夷續替也二伯齊桓公晉文公也

伯讀至魯成公作丘甲師古曰丘十六井也止出戎馬一匹牛三頭四立為甸甸六十

四井也乃出戎馬四匹兵車一乘牛十二頭甲士三人

卒七十二人耳今乃使立出甸賦違常制也一說別令

人為立作甲也士農工商四類異業甲哀公用田賦師古曰賦者別計田畝及家財各為一賦言不依古制役煩斂重也搜狩治兵大閱之事

皆失其正春秋書而譏之以存王道於是師旅亟動百姓罷敝師古曰亟屢也音立吏反罷讀曰疲無伏節死難之誼孔子傷焉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非其不素習故稱子路曰由也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也而子路亦曰千乘之國攝虜大國之間加以師旅因之以饑饉由也為之比及三年可使有勇且知方也師古曰皆論語所載也方道也此音必寐反治其賦兵教以禮誼之謂也春秋之後滅弱吞小並為戰國稍增講武之禮以為戲樂用相夸視師古曰視禮反解在武紀先王之禮沒於淫樂中矣雄桀之士因執輔時作為權詐以相傾覆吳有孫武齊有孫臏師古曰臏音類忍反魏有吳起秦有商鞅皆禽敵立勝

垂著篇籍當此之時合從連衡師古曰衡橫也戰國時齊楚韓魏燕趙為從秦

國為衡從音子容反謂其地形南北轉相攻伐代為雌

雄師古曰代亦迭也齊愍以技擊彊孟康曰兵家之技巧技巧者習手足便器械積機關

以立攻魏惠以武卒奮師古曰奮盛起秦昭以銳士勝師古曰銳勇利

世方爭於功利而馳說者以孫吳為宗時唯孫卿明於

王道師古曰孫卿楚人也姓荀名況而非之曰彼孫吳

者上執利而貴變詐施於暴亂昏嫚之國君臣有間師古

曰言有間上下離心政謀不良故可變而詐也夫仁人

在上為下所仰師古曰仰讀曰仲猶子弟之衛父兄若手足之

扞頭目何可當也師古曰扞禦難也音下旦反鄰國望我歡若親戚

芬若椒蘭顧視其上猶焚灼仇讎人情豈肯為其所惡

而攻其所好哉故以桀攻桀猶有巧拙以桀詐堯若卯
投石夫何幸之有師古曰言往必破碎詩曰武王載旆有虔秉鉞

如火烈烈則莫我敢遏師古曰謂湯也度敬也遏止也言湯建
號與師本猶仁義雖執威鉞以敬為先故得如火之盛無能止也

言以仁誼綏民者無敵於天下也若齊之技擊得一首則受賜金事小敵脆
則媮可用也師古曰媮與偷同謂苟且事鉅敵堅則渙然離矣師古曰鉞

大也渙是亡國之兵也魏氏武卒衣三屬之甲服度曰然散兒

三屬竟人身也蘇林曰堯鑿也盆領也髀禪也如渡曰上身一髀禪一蹀躞一凡三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屬

聯也音之欲反髀音陞蹀即蹀字操十二石之弩負矢五十个置戈其上
冠冑帶劍羸三日之糧師古曰个讀曰箇箇枚也冑謂又帶劍也羸謂擔負也音盈日中而趨百里師古曰日中中試則復其

戶利其田宅師古曰賦稅也利田宅者給其便利之處也中音

音仲反復如此則其地雖廣其稅必寡其氣力數年而衰是危國之兵也秦人其生民也阨院其使民也酷烈

師古曰阨地小也隘險固劫之以執隱之以院鄭氏曰也酷重厚也烈猛威也

隱括其民於隘狹之法師古曰鄭說也

道之以刑罰師古曰道讀曰導使其民所以要利於上者非戰無由也功賞相長五甲首而隸五家服度曰

甲者五人首使得隸役五家也如淳曰役隸五家是為相君長

是最為有數故能四世有勝於天下然皆干賞蹈利之兵庸徒鬻賣之道耳師古曰

鯁常恐天下之一合而共軋己也蘇林曰鯁音慎而無禮則憊之憊鯁懼兒

也張晏曰軌踐轢也師古曰至乎齊桓晉文之兵可謂

入其域而有節制矣孟康曰入王兵之然猶未本仁義

之統也故齊之技擊不可以遇魏之武卒魏之武卒不

可以直秦之銳士師古曰直秦之銳士不可以當桓文

之節制桓文之節制不可以敵湯武之仁義故曰善師

者不陳師古曰戰陳之義本因陳列為名而音變耳字

車非經史之本文也今善陳者不戰善戰者不敗善敗

者不亡若夫舜修百僚咎繇作士師古曰士師理官

以蠻夷猾夏寇賊姦軌師古曰虞書舜典舜命咎繇之

武征伐陳師誓衆而放禽桀紂師古曰謂湯誓所謂善

而刑無所用所謂善師不陳者也湯

陳不戰者也齊桓南服疆楚使貢周室師古曰謂僖四

責包茅不入北伐山戎為燕開路師古曰謂莊三十年

也存亡繼絕功為伯首師古曰謂存三亡國所謂善戰

不敗者也楚昭王遭闔廬之禍國滅出亡師古曰謂定

楚子出涉睢濟父老送之王曰父老反矣何患無君父

江入于雲中也相與從之或彘走

赴秦號哭請救師古曰謂申包胥如秦人憐之為之出

兵師古曰謂秦子蒲子武二國并力遂走吳師師古曰

大敗夫槩王于所遂射之昭王返國師古曰吳師已所

謂善敗不亡者也若秦因四世之勝據河山之阻任用

白起王翦豺狼之徒奮其爪牙禽獵六國以并天下師古

曰言如獵之取獸窮武極詐士民不附卒隸之徒還為敵讎師古曰

曰謂陳勝吳廣英布之徒也竄起雲合果共軋之師古曰竄疾風也

也如雲之合言其盛也反斯為下矣凡兵所以存亡繼絕救亂

除害也故伊呂之將子孫有國與商周並師古曰言其

至於末世苟任詐力以快貪殘爭城殺人盈城爭地殺

人滿野孫吳商白之徒皆身誅戮於前而國滅亡於後

師古曰孫武孫臆吳起商鞅白起也報應之執各以類至其道然矣漢興

高祖躬神武之材行寬仁之厚總擧英雄以誅秦項任

蕭曹之文用良平之謀騁陸鄼之辯明叔孫通之儀文

武相配大略舉焉天下既定踵秦而置材官於郡國師古曰

曰壘京師有南北軍之屯至武帝平百粵內增七校師古曰

曰百官表中壘屯騎步兵越騎長水胡騎射聲虎賁凡八校尉胡騎不常置故此言七也外有樓船

皆歲時講肄修武備云師古曰肄習也音弋二反至元帝時以貢禹

議始罷角抵而未正治兵振旅之事也古人有言天生

五材民並用之師古曰五材金木水火土也廢一不可誰能去兵鞭

扑不可弛於家師古曰弛放也音式爾反刑罰不可廢於國征伐不

可偃於天下用之有本末行之有逆順耳孔子曰工欲

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文德者帝王之利器

威武者文德之輔助也夫文之所加者深則武之所服

者大德之所施者博則威之所制者廣三代之盛至於

刑錯兵寢者其本末有序帝王之極功也師古曰刑錯

而弗用也昔周之法建三典以刑邦國詰四方師古曰詰責

前漢刑法志三

七

字或作誥音工到反誥謹也
也以刑治之令謹教也
一曰刑新邦用輕典師古曰新開地

立君之國其人未習於教故用輕法
二曰刑平邦用中典師古曰承平守

典常行三曰刑亂邦用重典師古曰篡殺畔逆之國化

之法也也自此以上皆五刑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宮罪五百剕

罪五百殺罪五百所謂刑平邦用中典者也師古曰墨

面以墨涅之劓截鼻也宮淫刑也男子割腐婦人幽閉

剕斷足也殺死刑也自此以上司刑所職也劓音牛莫

反刑音五劓凡殺人者踣諸市師古曰踣謂斃

守門師古曰黥面之劓者使守關師古曰以其

守內師古曰人道既刑者使守圜師古曰驅御禽

使守積師古曰完謂不屬其體但君作也積其奴男子

入于罪隸李奇曰男女女子入春槁孟康曰主暴燥春

人槁槁人也給此二官之凡有爵者與七十者與未齒

者皆不為奴師古曰有爵謂命士以上也齒毀齒男子

所職周道既衰穆王眊荒命甫侯度時作刑以詰四方

五百官罰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韻罰

中典五百章所謂刑亂邦用重典者也春秋之時王道

寢壞教化不行師古曰寢漸也子產相鄭而鑄刑書師古曰子

公孫僑也鑄刑法於鼎事在昭六年晉叔嚮非之曰師古曰叔嚮晉大夫

非之嚮音昔先王議事以制不為刑辟李奇曰先議其

乃斷其罪不為一成之刑著於鼎也師古曰虞舜則象
以典刑流宥五刑周禮則二典五刑以詰邦國非不豫
設但弗宣露懼民之有爭心也猶不可禁禦是故閑之
以誼糾之以政師古曰閑防也糾舉也行之以禮守之以信奉之
以仁師古曰奉養也制為祿位以勸其從師古曰勸其從教之心也嚴斷刑
罰以威其淫師古曰淫放也懼其未也故誨之以忠懷之以行
晉灼曰懷古竦字也師古曰懷謂獎也又音所頌反教之以務師古曰務時所急使之以和
師古曰悅以使人也臨之以敬莅之以彊師古曰莅謂監視也斷之以剛猶
求聖哲之上明察之官忠信之長慈惠之師師古曰上謂公侯也
官卿佐也長師皆列職之首也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禍亂民知
有辟則不忌於上並有爭心以徵於書而徵幸以成之
弗可為矣師古曰上因危文以生詠妄徵幸而成巧則弗可治

也夏有亂政而作禹刑商有亂政而作湯刑周有亂政
而作九刑韋昭曰謂正刑五及流殯鞭扑也三辟之興皆叔世也師古曰叔世言晚時也今吾子相鄭國制參辟鑄刑書孟康曰謂夏殷周亂政所制三辟也將以靖民不亦難乎師古曰靖安也詩曰儀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師古曰儀式則四方日以安靖也
又曰儀刑文王萬邦作字師古曰儀式則四方日以安靖也信順師古曰信言不誑制刑辟也如是何辟之有師古曰若詩所言不宜制刑辟也民知爭端矣將棄
禮而徵於書師古曰徵求刑書也錐刀之末將盡爭之師古曰錐刀之末喻微細也獄滋豐貨賂並行師古曰益也終子之世鄭其敗虛子產報
曰若吾子之言僑不材不能及子孫吾以救世也師古曰言且救當時之敝媮薄之政自是滋矣孔子傷之曰導之

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導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

無恥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也格正也言用德禮則人有恥而自正尚政刑則下苟免而無恥

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措手足師古曰亦

論語所載孔子之言也禮以治人樂以易俗二者不興則刑罰濫矣錯置也孟氏使陽膚為

士師師古曰亦論語所載陽膚問於曾子以君此職也

亦曰上失其道民散父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師古曰此魯子對舜言前俗流離輕犯於法乃由上失其

謂非下之過今汝離得獄情當哀矜之勿自喜也陵

更至於戰國韓任申子秦用商鞅連相坐之法造參夷

之誅師古曰參夷三族增加肉刑大辟有鑿顛抽脅鑊亨之刑

師古曰鼎大而無足曰鑊以鬻人也至於秦始皇兼吞戰國遂毀先王之

法滅禮誼之官專任刑罰躬操文墨師古曰躬身也操執持也音千高反

畫斷獄夜理書自程決事日縣石之一

服虔曰縣稱也石百二十斤也

始皇省讀文書日以百二十斤為程而姦邪並生赭衣塞路圜圜成市天

下愁怨潰而叛之漢興高祖初入關約法三章曰殺人

者死傷人及盜抵罪蠲削煩苛兆民大說師古曰說悅其

後四夷未附兵革未息三章之法不足以禦姦師古曰禦止也

於是相國蕭何攬撫秦法師古曰攬撫謂收拾也攬取音九問反撫音之石反取

其宜於時者作律九章當孝惠高后時百姓新免毒蠶

人欲長幼養老師古曰蓋音呼各反蕭曹為相填以無為師古曰無

為之法填安百姓也填音竹刃反從民之欲而不擾亂是以衣食滋殖

刑罰用稀及孝文即位躬脩玄默勸趣農桑減省租賦

而將相皆舊功臣少文多質懲惡亡秦之政論議務在

寬厚取言人之過失化行天下告訐之俗易師古曰訐

也音居吏安其官民樂其業畜積歲增戶口寢息師古曰寢

也音生也風流篤厚禁罔疏闊選張釋之為廷尉罪

疑者予民師古曰是以刑罰大省至於斷獄四百師古曰謂

重罪者也有刑錯之風即位十三年齊大倉令淳于公

有罪當刑詔獄逮繫長安師古曰逮及也薛之所及則

在道將送防禦不絕淳于公無男有五女當行會逮罵

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緩急非有益也其少女緹縈自傷

悲泣師古曰緹縈女名廼隨其父至長安上書曰妾父

為吏齊中皆稱其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

復生刑者不可復屬師古曰屬聯也音之欲反雖後欲改過自新其

道亡繇也師古曰繇讀與妾願沒入為官婢以贖父刑

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天子憐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詔

御史蓋聞有虞氏之時畫衣冠異章服以為戮而民弗

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則左而

姦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與師古曰

吾甚自愧故夫訓道不純而愚民陷焉師古曰道詩

曰愷弟君子民之父母師古曰大雅明酌之詩也言君

之如父親今人有過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為

善而道亡繇至師古曰繇朕甚憐之夫刑至斷支體刻

肌膚終身不息師古曰息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豈稱為

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輕

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孟康曰其不亡逃者蒲其年數得免為庶人具為令古師

曰使更丞相張蒼御史大夫馮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姦

所由來者久矣陛下明詔憐萬民之一有過被刑者

終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為善而道亡繇至於盛德臣

等所不及也臣謹議請定律曰諸當完者完為城旦舂

巨贖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

剗以鈇左右止代則今既曰完矣不復云以完代完也

此當言髡當黥者髡鉗為城旦舂當劓者笞三百當斬

左止者笞五百當斬右止及殺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賕

枉法守縣官財物而即盜之已論命復有笞罪者皆棄

市李奇曰命逃亡也復於論命中有罪也晉灼曰命者

名也成其罪也師古曰止足也當斬右足者以其辜

次重故從棄市也殺人先自告謂殺人而自首得免罪

者也吏受賕枉法謂曲公法而受賂者也守縣官財物

而即盜之即今律所謂主守自盜者也殺人害重受賕

盜物贖汗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論名而又犯笞亦皆棄

市也今流俗書本笞三百笞五百之上及劓者之下有

籍笞字復有笞罪亦云復有籍笞罪皆後人妄加耳舊

本無罪人獄已決完為城旦舂滿三歲為鬼薪白粲鬼

薪白粲一歲為隸臣妾隸臣妾一歲免為庶人師古曰

隸臣女子為隸妾鬼薪白粲滿三歲為隸臣妾滿二歲

隸臣隸臣一歲免為庶人隸妾亦然也隸臣妾滿二歲

為司寇司寇一歲及作如司寇二歲皆免為庶人如師

降為司寇故一歲其亡逃及有罪耐以上不用此令師

正司寇故二歲也前令之刑城旦舂歲而非禁錮者如完為

城旦舂歲數以免李奇曰謂文帝作臣昧死請制曰可

是後外有輕刑之名內實殺人斬右止者又當死斬左

止者笞五百當劓者笞三百率多死師古曰斬右止者

答五百代斬左止答三百景帝元年下詔曰加笞與重
代劓笞數既多亦不居也罪無異孟康曰重幸而不死不可為人師古曰謂不其
能自起居也定律笞五百曰三百笞三百曰二百猶尚不全至中六
年又下詔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畢朕甚憐之其減
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
其定箠令師古曰箠策也所以丞相劉舍御史大夫衛
綰請笞者箠長五尺其本大一寸其竹也未薄半寸皆
平其節當笞者笞臀如博曰然則先時笞背毋得更人
師古曰謂行笞者不更易人也畢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
猶以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輕民易犯之及至孝武
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內盛耳目之好徵發煩數百姓貧

耗師古曰耗損也音呼到反窮民犯法酷吏擊斷姦軌不勝於是招
進張湯趙禹之屬條定法令作見知故縱監臨部主之
法師古曰見知人犯法不舉告為故緩深故之罪孟康
曰欲急刑吏深害及急縱出之誅師古曰吏釋罪人疑
故入人罪者皆寬緩亦言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罔寢密師古曰寢漸
亦言其後姦猾巧法轉相比况禁罔寢密師古曰寢漸
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條千八百八十二
事死罪決事比萬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師古曰比以文
書盈於几閣典者不能徧睹是以郡國承用者駁師古
曉其指用或罪同而論異姦吏因緣為市師古曰弄法
意不同也買之所欲活則傳生議所欲陷則予死比讀曰附議
者咸冤傷之宣帝自在閭閻而知其若此及即尊位廷

史路温舒上疏言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獄之吏是也
語在温舒傳上深愍焉廼下詔曰聞者更用法巧文寢
深是朕之不德也夫決獄不當使有罪與邪不辜蒙戮
晉灼曰當重而輕使有罪者起邪惡之心也師古曰父
有罪者更與邪惡無辜者反陷重刑是決獄不平故
子悲恨朕甚傷之今遣廷史與郡鞠獄任輕祿薄如淳
曰廷史也以囚辭決獄事為鞠謂疑獄也李
奇曰鞠窮也獄事窮竟也師古曰李說是也其為置
廷平秩六百石負四人其務平之以稱朕意於是選于
定國為廷尉求明察寬恕黃霸等以為廷平季秋後請
讞時上常幸宣室齋居而決事如淳曰宣室布政教之
室也重刑故齋戒以
決事晉灼曰未央宮中有宣室殿師古曰晉說是也賈
誼傳亦云受釐坐宣室蓋其殿在前殿之側也齋則居
之獄刑號為平矣時涿郡太守鄭昌上疏言聖王置諫

爭之臣者非以崇德防逸豫之生也立法明刑者非以
為治救衰亂之起也今明主躬垂明聽雖不置廷平獄
將自正若開後嗣不若刪定律令師古曰刪刊也有不
便者則刊而除之
律令一定愚民不知所避姦吏無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
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聽怠則廷平將招權而為亂
首矣蘇林曰招音翹翹舉也猶賣弄也孟康曰
招來也招致推著己也師古曰孟說是也宣帝未
及修正至元帝初立廼下詔曰夫法令者所以抑暴扶
弱欲其難犯而易避也今律令煩多而不約自典文者
不能分明而欲羅元元之不逮師古曰羅網也不逮
逮言意識所不及斯豈
刑中之意哉師古曰中當也其議律令可蠲除輕減者條奏惟
在便安萬姓而已至成帝河平中復下詔曰甫刑云五

刑之屬三千大辟之罰其屬二百師古曰甫刑即周書呂刑初為呂侯號曰

故又稱甫刑今大辟之刑千有餘條律令煩多百有

餘萬言奇請它比日以益滋師古曰奇請謂常文之外主者別有所請以定罪也

它比謂引它類以比附之稍增律條也奇音君宜反自明習者不知所由師古曰

欲以曉喻衆庶不亦難乎於以羅元元之民天絕亡辜

豈不哀哉其與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習律令者

議減死刑及可蠲除約省者令較然易知條奏書不云

乎惟刑之恤哉師古曰虞書舜典之辭其審核之務準

古法師古曰按朕將盡心覽焉有司無仲山父將明之

材師古曰有司以下史家之言也大雅蒸人之詩曰肅

不肅王命仲山父將之邦國若否仲山父明之將行也不

之事則仲山父明之故引以為美傷今不能然也

能因時廣宣主恩建立明制為一代之法而徒鉤撫微

細毛舉數事以塞詔而已師古曰毛舉言舉豪毛之是

以大議不立遂以至今議者或曰法難數變此庸人不

達疑塞治道聖智之所常患者也師古曰塞故略舉漢

興以來法令稍定而合古便今者漢興之初雖有約法

三章網漏吞舟之魚師古曰言疏闊然其大辟尚有吏

三族之令令曰當三族者皆先黥劓斬左右止笞殺之

鼻其首道其骨肉於市師古曰道謂醢其誹謗詈詛者

又先斷舌故謂之具五刑彭越韓信之屬皆受此誅至

高后元年乃除三族罪祇言令孝文二年又詔丞相太

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衛善人也今犯法者

已論而使無罪之父母妻子同產坐之及收朕甚弗取其議左右丞相周勃陳平奏言父母妻子同產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也師古曰重難也累音力端反收之道所由來久矣臣之愚計以為如其故便文帝復曰朕聞之法正則民慤罪當則民從也師古曰慤謹音立角反且夫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師古曰道讀曰導以善導之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為暴者也師古曰法害於人是法為暴朕未見其便宜孰計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無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謹奉詔盡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謀為逆復行三族之誅由是言之風俗移易人性相近而習相遠信矣

師古曰論語云孔子曰性相近習相遠也言人同稟五常之性其所取舍本相近也但所習各異漸漬而後則相遠夫以孝文之仁平勃之知猶有過刑謬論如此甚也而況庸材溺於末流者乎周官有五聽八議三刺三宥三赦之法師古曰刺殺也訊而有罪則殺之也有寬也赦舍也謂釋置也五聽一曰辭聽師古曰觀其出言不直則煩二曰色聽師古曰觀其顏色不直則變三曰氣聽師古曰觀其喘息不直則喘四曰耳聽師古曰觀其聽視不直則惑五曰目聽師古曰觀其瞻視不直則亂八議一曰議親師古曰親之親族也二曰議故師古曰故師古曰親其瞻視不直則亂三曰議賢師古曰有德行者也四曰議能師古曰有道藝者五曰議功師古曰有大勳力者六曰議貴師古曰爵位高者也七曰議勤師古曰謂盡心者八曰議賓師古曰謂前代之後王所不臣者也三刺一曰訊群臣二曰訊群吏三曰訊萬民師古曰訊問也音信也

宥一曰弗識二曰過失三曰遺忘

師古曰弗識不審也過失非意也遺忘忽也

也三赦一曰幼弱二曰老眊三曰憊愚

師古曰幼弱謂謂八十以上上憊愚生而疑駭者自三刺以下至此皆謂刺所職也眊讀與耄同憊音丑江反又音貞巷反囚

上罪桎梏而桎中罪桎桎下罪桎王之同族拳有爵者

桎以待弊師古曰桎在手曰桎兩手同桎曰拳在足曰

篤反拳即拱字也桎音之曰反弊音蔽高皇帝七年制詔御史獄之疑者

更或不敢決有罪者久而不論無罪者又繫不決自今

以來縣道官獄疑者各讞所屬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

其罪名當報之師古曰當謂處斷也所不能決者皆移廷尉廷尉

亦當報之廷尉所不能決謹具為奏傳所當比律令以

聞師古曰傳上恩如此吏猶不能奉宣故孝景中五年

復下詔曰諸獄疑雖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厭者輒讞

之其後獄吏復避微文遂其愚心至後元年又下詔曰

獄重事也人有愚智官有上下獄疑者讞有令讞者已

報讞而後不當讞者不為失師古曰解並在景紀自此之後獄刑

益詳近於五聽三省之意三年復下詔曰高年老長人

所尊敬也鰥寡不屬逮逮者人所哀憐也師古曰屬音之欲反其

著今年八十以上八歲以下及孕者未乳師古曰乳產也音人喻反

師朱儒如淳曰師樂師音督者朱儒短人不能走者當鞠繫者須繫之師古曰須

讀曰容容寬容之不桎梏至孝宣元康四年又下詔曰朕念夫耆老

之人髮齒墮落血氣既衰亦無暴逆之心今或羅于文

法執于囹圄不得終其年命朕甚憐之自今以來諸年

八十非誣告殺傷人它皆勿坐至成帝鴻嘉元年定令
年未滿七歲賊鬪殺人及犯殊死者上請廷尉以聞得
減死合於三赦幼弱老眊之人此皆法令稍定近古而
便民者也師古曰近音其斲反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善
人爲國百年可以勝殘去殺矣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
必三十年仁政乃成也勝殘謂勝殘也言聖王承衰撥亂
而起被民以德教也師古曰被加音皮義反變而化之必世然後仁
道成焉至於善人不入於室然猶百年勝殘去殺矣師古
曰論語稱子張問善人之道子曰不踐迹亦不入于室也言善人不但修踐舊迹而已固少自割制然亦不能入聖人之室此爲國者之程式也今漢道至盛歷世二百餘
載師古曰今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間斷獄殊死謂撰志時

率歲千餘口而一人如溥曰率天下犯罪者千口而有一人死耐罪上至右
止三倍有餘李奇曰耐從司寇以上三人刑古人有言曰滿堂
而飲酒有一人鄉隅而悲泣師古曰鄉音讀曰嚮則一堂皆爲之
不樂王者之於天下譬猶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
平爲之悽愴於心今郡國被刑而死者歲以萬數天下
獄二千餘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獄不減一人此和氣
所以未洽者也原獄刑所以蕃若此者師古曰蕃多也音扶元反禮
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貧窮豪桀務私姦不輒得獄奸
不平之所致也服虔曰鄉亭之獄曰狎巨贖曰獄岸獄
獄贖說書云伯夷降典慈民惟刑師古曰小雅小宛之詩云宜岸宜
是也言制禮以止刑猶隄之防溢水也
下禮法以道人人習知禮然後用刑也

今隄防陵遲禮制未立死刑過制生刑易犯饑寒並至

窮斯濫溢豪傑擅私為之囊橐師古曰有底曰囊無底曰橐言容隱姦邪若囊

盛物姦有所隱則狃而寢廣師古曰狃申習也寢此刑

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

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師古曰省謂滅除之絕於未然故曰本也不失有罪事正聽訟所以

未又曰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古之聽獄者求所以

生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今之獄吏上下相驅以刻

為明深者獲功名平者多後患諺曰鬻棺者欲歲之疫

病也師古曰鬻賣也疫癘病也鬻音育疫音役泚憎人欲殺之利在於人死也今

治獄吏欲陷害人亦猶此矣凡此五疾獄刑所以尤多

者也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禍人有樂生之慮

與高惠之間同而政在抑彊扶弱朝無威福之臣邑無

豪桀之俠以口率計斷獄少於成哀之間什八可謂清

矣師古曰十然也未能稱意比隆於古者以其疾未盡

除而刑本不正善乎孫卿之論刑也曰世俗之為說者

以為治古者無肉刑師古曰治古謂上古至有象刑墨

黥之屬菲履赭衣而不純師古曰菲草履也純緣也衣不加緣示有恥也菲音扶味

反絕音是之允反不然矣以為治古則人莫觸罪邪豈獨無肉

刑哉亦不待象刑矣師古曰人不犯法則象刑無所施也以為人或觸罪

矣而直輕其刑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罪至

重而刑至輕民無所畏亂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將以禁

暴惡且懲其末也師古曰懲止也殺人者不死傷人者不刑是

前漢列女傳卷之三

惠暴而寬惡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亂今也如
曰古無象刑也所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惡刑凡爵
之重故遂推言古之聖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
列官職賞慶刑罰皆以類相從者也一物失稱亂之端
也師古曰稱宜也音天孕反德不稱位能不稱官賞不當功刑不當
罪不祥莫大矣焉夫征暴誅悖治之威也殺人者死傷
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故治
則刑重亂則刑輕李奇曰世所以治者乃刑重也所以亂者乃刑輕也犯治之罪
固重犯亂之罪固輕也書云刑罰世重世輕此之謂也
師古曰周書甫刑之辭也言刑罰輕重各隨其時所謂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
而作刑師古曰虞書益稷曰象繇方祗嚴叙方施象刑惟明言敬其次叙施其法刑皆明白也安
有菲屨赭衣者哉孫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說而論之曰

禹承堯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湯武順而行之者
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漢承衰周暴秦極敝之流俗已
薄於三代而行堯舜之刑是猶以鞶而御驛突孟康曰以繩縛
馬口謂之鞶晉灼曰鞶古羈字也如淳曰驛突以繩縛
驛音捍突惡馬也師古曰馬絲頭曰羈也違救時之宜
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鉗一等轉而入
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師古曰罔謂羅網也故死者歲以萬
數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盜忿怒傷人男女滂佚
吏為姦臧師古曰佚讀與逸同若此之惡髡鉗之罰又不足以懲
也故刑者裁十萬數民既不畏又曾不取刑輕之所生
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殺盜為威專殺者勝任奉法者不
治亂名傷制不可勝條是以罔密而姦不塞刑蕃而民

愈嫚師古曰塞止也蕃多也音扶元反嫚與慢同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勝

殘誠以禮樂闕而刑不正也豈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

之論刪定律令纂二百章以應大辟孟康曰纂音撰其餘罪次

於古當生今觸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李奇曰欲死邪欲腐邪及傷

人與盜吏受賂枉法男女淫亂皆復古刑為三千章詆

欺文致微細之法悉蠲除師古曰詆謂誣也音丁禮反如此則刑可

畏而禁易避吏不專殺法無二門輕重當罪民命得全

合刑罰之中殺天人之和李奇曰殺亦中順稽古之制成時雍

之化成康刑錯雖未可致孝文斷獄庶幾可及詩云宜

民宜人受祿于天師古曰大雅假樂之詩也蓋嘉成王之德云書曰立功立

事可以永年師古曰辭也永長也言為政而宜於民者功

成事立則受天祿而永年命所謂一人有慶萬民賴之

者也師古曰呂刑之辭也一人天子也言天子用刑詳審有福慶之惠則衆庶咸賴之也

刑法志第三

食貨志第四上

班固

漢書二十四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師古注

洪範八政一曰食二曰貨食謂農殖嘉穀可食之物師古注

曰殖生也貨謂布帛可衣師古曰衣音於既反及金刀龜貝所以

分財布利通有無者也師古曰金謂五色之金也黃者音於既反二者生民之本興自

神農之世斲木為耜槩木為耒耨之利以教天下而

食足師古曰斲斫也槩屈也耒手耕曲木也耨耒端木

來內反耨音乃豆反日中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貨交易而

退各得其所而貨通師古曰自斲木為耨以至於此事見易上繫辭食足貨通

然後國實民富而教化成黃帝以下通其變使民不倦

前漢食貨志第四上

李奇曰器幣有不便於時則變更堯命四子以敬授民

通利之使民樂其業而不倦也舜命后稷以黎民祖飢

時師古曰四子謂羲仲羲叔和孟康曰祖始也黎民始飢命棄為稷是為政首禹平洪

水定九州師古曰九州謂冀兗制土田各因所生遠近

賦入貢柴應劭曰柴竹器也所以盛方曰筐隋曰柴師

而長也隋音他果反楛遷有無萬國作又師古曰楛與

富而教之故易稱天地之大德曰生聖人之大寶曰位

何以守位曰仁何以聚人曰財師古曰下財者帝王所

以聚人守位養成群生奉順天德治國安民之本也故

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貧而患不安蓋均亡貧和亡

寡安亡傾師古曰論語是以聖王域民師古曰築城郭

以居之制廬井以均之師古曰井田開市肆以通之古

列也肆也設庠序以教之師古曰庠序禮士農工商四民有

業學以居位曰士闢土殖穀曰農作巧成器曰工通財

鬻貨曰商師古曰鬻賣也聖王量能授事士民陳力受

職故朝亡廢官邑亡教民地亡曠土師古曰曠空也理

民之道地著為本師古曰地著謂安故必建步立晦正

其經界師古曰晦六尺為步步百為晦晦百為夫夫三

為屋屋三為井井方一里是為九夫八家共之各受私

田百晦公田十晦是為公百八十晦餘二十晦以為廬

舍師古曰廬田中屋也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救

春夏居之秋冬則去

民是以和睦而教化齊同力役生產可得而平也民受
田上田夫百畝中田夫二百畝下田夫三百畝歲耕種
者為不易上田休一歲者為一易中田休二歲者為再
易下田三歲更耕之自愛其廬孟康曰愛於也師古曰更互也音工衡反農
民戶人已受田其家眾男為與夫亦以口受田如比師古曰比例也士工商家受田五口乃當農夫一人此謂平
音必寐反
士可以為法者也若山林藪澤原陵溥鹵之地晉灼曰溥盡也
鵠鹵之田不各以肥磽多少為差師古曰磽磽礧也謂瘠薄之田也音口交
反有賦有稅稅謂公田什一及工商衡虞之入也師古曰賦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十取其一也工
謂計口發財稅謂收其田入也什一謂十取其一也工商衡虞雖不墾殖亦取其稅者工有技巧之作商有行
販之利衡虞取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師古曰徒衆
山澤之材產也賦共車馬甲兵士徒之役也共讀曰供

充實府庫賜予之用稅給郊社宗廟百神之祀天子奉
養百官祿食庶事之費民年二十受田六十歸田七十
以上上所養也十歲以下上所長也十一以上上所強
也師古曰強勸之令種穀必雜五種以備災害師古曰習事也強音其兩反
月有宜及水旱之利也種田中不得有樹用妨五穀力
耕數耘收穫如寇盜之至師古曰力謂勤作之也如寇
兩所實曰菘張晏曰有核曰菓無核曰菘臣瓚曰按木上曰菓地上曰菘也師古曰茹所食之菜也畦區也茹音人還廬樹桑師古曰還繞也菜茹有畦瓜瓠果蓏應劭曰菓草木
實曰菘張晏曰有核曰菓無核曰菘臣瓚曰按木上曰菓地上曰菘也師古曰茹所食之菜也畦區也茹音人
豫反畦音胡圭殖於疆易張晏曰至此易主故曰易有廬疆場有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師古曰豕女修蠶織則
瓜即謂此也雞豚狗彘毋失其時師古曰豕女修蠶織則
五十可以衣帛七十可以食肉在壄曰廬在邑曰里師古

曰廬各在其田中而里聚居也五家為鄰五鄰為里四里為族五族為黨五黨為州五州為鄉鄉萬二千五百戶也鄰長位下士自此以上稍登一級至鄉而為鄉也於是里有序而鄉有庠序以明教庠以行禮而視化焉師古曰視讀為示也春令民畢出在壑冬則畢入於邑其詩曰四之日舉止同我婦子饁彼南畷師古曰此幽詩七月之章也饁饋也四南畷治田之處而饋之也饁音于輒反又曰十月蟋蟀入我牀下嗟我婦子聿為改歲入此室處師古曰亦七月之章也蟋蟀音也今謂之促織聿曰也言寒氣既至蟋蟀漸來則婦子皆曰歲將改矣而去田中入室處也音拱所

以順陰陽備寇賊習禮文也春將出民里胥平旦坐於右塾鄰長坐於左塾孟康曰里胥如今里吏也師古曰門側之塾坐於門側者督促

勸之知其早晏防息惰也塾音孰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師古曰言里胥鄰長亦待入畢然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師古曰班白者謂髮雜色也不提挈者所以優老人也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師古曰省費燎火者燎火省燎火之費也燎所以為明火所以為溫也燎音力召反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師古曰怨刺之詩也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餘子庶子也或曰未任役為餘子師古曰未任役者是也幼童皆當受業豈論癯瘠乎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祕書名及書藝也師古曰瓚說也是也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

勸之知其早晏防息惰也塾音孰畢出然後歸夕亦如之師古曰言里胥鄰長亦待入畢然入者必持薪樵輕重相分班白不提挈師古曰班白者謂髮雜色也不提挈者所以優老人也冬民既入婦人同巷相從夜績女工一月得四十五日服虔曰一月之中又得夜半必相從者所以省費燎火同巧拙而合習俗也師古曰省費燎火者燎火省燎火之費也燎所以為明火所以為溫也燎音力召反男女有不得其所者因相與歌詠各言其傷師古曰怨刺之詩也是月餘子亦在于序室蘇林曰餘子庶子也或曰未任役為餘子師古曰未任役者是也幼童皆當受業豈論癯瘠乎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蘇林曰五方之異書如今祕書名及書藝也師古曰瓚說也是也始知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于庠

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于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
於天子學于大學命曰造士李奇曰造成也行同能偶則別之
以射師古曰以射試之然後爵命焉孟春之月群居者將散師古曰
日謂各趣行人振木鐸徇于路以采詩師古曰行人猶
官鐸大鈴也以木為古謂之木鐸獻之大師比其音律
徇巡也采詩來取怨刺之詩也獸之大師比其音律
以聞於天子師古曰大師掌音律之官教六詩以六故
曰王者不窺牖戶而知天下此先王制士勸民富而教
之之大略也故孔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
愛人使民以時師古曰論語載孔子之言道治也舉事
時故民皆勸功樂業先公而後私其詩曰有渰淒淒
興雲祁祁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師古曰小雅大田之詩

貌也祁祁徐也言陰陽和風雨時民
庶慶悅喜其先兩公田乃及私也
年之畜師古曰畜讀曰蓄衣食足而知榮辱廉讓生而爭
訟息故三載考績師古曰績功也言主治孔子曰苟有
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成此功也師古曰論
之言也用謂使為政期月可三考黜陟餘三年食進業
以易俗三年乃得成功也再登曰平餘六年食
曰登鄭氏曰進上農工諸事業名曰登再登曰平餘六年食
三登曰泰平二十七歲遺九年食然後王德流洽禮樂
成焉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師古曰亦孔子之
此道也師古曰繇讀與由周室既衰暴君汚吏慢其經
師古曰汚繇役橫作師古曰繇讀曰政令不信上下
界謂貪穢也相詐公田不治故魯宣公初稅畷春秋譏焉孟康曰春

晦獲錢民所種好者 於是上貪民怨災害生而禍亂作
而取之議其貪也 陵夷至於戰國貴詐力而賤仁誼先富有而後禮讓是
時李悝為魏文侯作盡地力之教師古曰李悝文侯臣也悝音恢以為
地方百里提封九萬頃除山澤邑居參分去一為田六
百萬晦治田勤謹則晦益三升服虔曰與之三升也臣
勤則晦加三斗也師古曰計數而言字當為斗積說是也不勤則損亦如之地方百
里之增減輒為粟百八十萬石矣又曰糴甚貴傷民昭
曰此民謂士工商也甚賤傷農民傷則離散農傷則國貧故甚貴
與其賤其傷一也善為國者使民毋傷而農益勸今一
夫挾五口治田百晦歲收晦一石半為粟百五十石除
十一之稅十五石餘百二十五石食人月一石半五人

終歲為粟九十石餘有四十五石三十為錢千三百
五十除社間嘗新春秋之祠用錢三百餘千五十衣人
率用錢三百五人終歲用千五百不足四百五十師古
四百五十不足也不幸疾病死喪之費及上賦斂又未與此師
曰與讀此農夫所以常困有不勸耕之心而令糴至於
甚貴者也是故善平糴者必謹觀歲有上中下孰上孰
其收自四餘四百石張晏曰平歲百晦收百五十石今
長四百石官糴三百中孰自三餘三百石張晏曰自三
石此為糴三舍一也下孰自倍餘百石張晏曰自
也終歲長三百石官糴二倍餘百石張晏曰自
百石此為糴二而舍一也下孰自倍餘百石張晏曰自
石終歲長百石官糴其五十小飢則收百石張晏曰
云下孰糴一謂中分百石之張晏曰中飢則收七十石張晏曰
飢收百石收三分之二也中飢七十石張晏曰大飢

前漢書卷四十四

三十石張晏曰收五分之一也此準之大小中飢之率也故大孰則上糴三而

舍一中孰則糴二下孰則糴一使民適足買平則止師古

曰賈讀小飢則發小孰之所斂李奇曰官以中飢則發斂藏出糶也

中孰之所斂大飢則發大孰之所斂而糶之故雖遇飢

饉水旱糶不貴而民不散取有餘以補不足也行之魏

國國以富彊及秦孝公用商君壞井田開什伯師古曰什伯田

間之道也南北曰什東西曰伯伯音莫白反急耕戰之賞雖非古道猶以務

本之故傾鄰國而雄諸侯然王制遂滅僭差亡度庶人

之富者累鉅萬師古曰鉅大也言其貲財積累萬萬也而貧者食糟糠有國彊者兼州域而弱者喪社稷至於

始皇遂并天下內興功作外攘夷狄收秦半之賦師古曰秦

半三分發閭左之戎應劭曰秦時以適發之名適戍先發吏有過及贅壻賈人後以嘗有

市籍者發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嘗有市籍者戍者曹輩盡復入閭取其左發之未及取右而秦士師古曰閭里

門也言君在里門之左者一切發之此閭左之釋應最得之諸家之義煩織舛錯故無所取也男子力

耕不足糧饗師古曰饗古餽字也女子紡績不足衣服竭天下之

資財以奉其政猶未足以澹其欲也師古曰澹古贍字也贍給也其下並

同海內愁怨遂用潰畔師古曰潰其上也漢興接秦之敝諸

侯並起民失作業而大飢饉凡米石五千人相食死者

過半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天下既定民亡蓋

藏蘇林曰無物可蓋藏自天子不能具醇駟師古曰醇不雜也無醇色之駟謂四馬雜

也而將相或乘牛車師古曰牛駕車也上於是約法省禁輕田

租什五而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師古曰取足而山

川園池市肆租稅之入自天子以至封君湯沐邑皆各
為私奉養不領於天子之經費師古曰言各收其所賦稅以自供不入國朝之
倉廩府庫也漕轉關東粟以給中都官歲不過數十萬石
師古曰中都官京師諸官府也孝惠高后之間衣食滋殖文帝即位躬
修儉節思安百姓時民近戰國皆背本趨末賈誼說上
曰筦子曰倉廩實而知禮節師古曰筦與管同管子管仲之書也民不足
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之嘗聞古之人曰一夫不耕或
受之飢一女不織或受之寒生之有時而用之亡度則
物力必屈師古曰屈盡也音其勿反古之治天下至纖至悉也師古曰纖細也悉盡其事也
故其畜積足恃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師古曰棄農而務工商矣其食米粟者已棄農而務工商矣其食米粟者

又甚眾殘謂傷害也 滂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賊也殘賊
公行莫之或止大命將泛師古曰泛音方勇反泛覆也
莫之振救師古曰振舉也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師古曰靡散也
天下財產何得不蹙師古曰蹙音縮也漢之為漢幾
四十年矣師古曰幾近也公私之積猶可哀痛師古曰言年載已多
而無儲積失時不雨民且狼顧鄭氏曰民欲有畔意若狼之顧猶言民見天不雨今亦歲惡不入請賣爵子如淳曰
又賣師古曰李說是也既聞耳矣天子之耳安有為天下阡危者若是
而上不驚者師古曰音閭又音丁念反世之有飢穰天之
行也李奇曰天之行氣不能常孰也或曰禹湯被之矣
師古曰謂禹遭水而湯遭旱也即不幸有方二三千里之旱國胡以相

恤師古曰卒然邊境有急數十百萬之衆國胡以魄之

師古曰卒讀曰倅師古曰倅字也兵旱相乘天下大屈音其勿反有勇力

者聚徒而衡擊師古曰罷夫羸老易子而齧其骨師古曰罷

也讀曰被敵反也音五巧政治未畢通也遠方之能疑者並舉而爭

起矣師古曰疑謂與天子相比擬疑疑也廼駭而圖之豈將有及乎

謂謀也夫積貯者天下之大命也苟粟多而財有餘

何爲而不成以攻則取以守則固以戰則勝懷敵附遠

何招而不至師古曰懷今歐民而歸之農皆著於本師古曰

南晦師古曰趨音直農作也言皆則畜積足而人樂其所矣可以爲富

安天下而直爲此稟稟也李音曰稟稟危也師古曰言

何乃不爲而常竊爲陛下惜之於是上感詛言始開籍

田躬耕以勸百姓鼂錯復說上曰聖王在上而民不凍

飢者非能耕而食之織而衣之也師古曰食讀曰爲開

其資財之道也故堯禹有九年之水湯有七年之旱而

國亡捐瘠者孟康曰肉腐爲瘠捐瘠不埋者或曰捐謂

曰瘠音漬師古曰瘠瘠病也言無相棄捐而

而備先具也今海內爲一土地人民之衆不避湯禹加

以亡天災數年之水旱而畜積未及者何也地有遺利

民有餘力生穀之士未盡墾山澤之利未盡出也游食

之民未盡歸農也民貧則姦邪生貧生於不足不足生

於不農不農則不地著不地著則離鄉輕家民如鳥獸

雖有高城深池嚴法重刑猶不能禁也夫寒之於衣不待輕煖師古曰前禦風霜不求飢之於食不待甘旨師古曰旨美也

飢寒至身不顧廉恥人情一日不再食則飢終歲不製衣則寒夫腹飢不得食膚寒不得衣雖慈母不能保其子君安能以有其民哉明主知其然也故務民於

農桑薄賦斂廣畜積以實倉廩備水旱故民可得而有也民者在上所以牧之趨利如水走下四方亡擇也師古曰走音奏

夫珠玉金銀飢不可食寒不可衣然而衆貴之者以上用之故也其為物輕微易藏在於把握可以周海

內而亡飢寒之患師古曰周謂周徧而流行此令臣輕背其主而民易去其鄉盜賊有所勸亡逃者得輕資也粟米布帛生

於地長於時聚於力非可一日成也數石之重中人弗勝師古曰中人者不為姦邪所利一日弗得而飢寒至是故明君貴五穀而賤金玉今農夫五口之家其服役者不下二人師古曰服事也其能耕者不過百畝百畝之收不過百石春耕夏耘秋獲冬臧伐薪樵治官府給繇役春不得避風塵夏不得避暑熱秋不得避陰雨冬不得避寒凍四時之間亡日休息又私自送往迎來弔死問疾養孤長幼在其中勤苦如此尚復被水旱之災急政暴虐賦斂不時朝令而暮改當具有者半賈而賣

師古曰本直千錢者止亡者取倍稱之息如淳曰取一得五百也賈讀曰價

師古曰稱舉也今俗所謂舉錢者也於是有賣田宅鬻子孫以償責者矣

而商賈大者積貯倍息小者坐列販賣師古曰行賣曰
者若今市中賣操其奇贏日游都市師古曰奇贏謂有
物行也賈音古餘財而蓄聚奇異
之物也一說奇謂殘乘上之急所賣必倍師古曰上所
倍物也音居宜反貴故其男不耕耘女不蠶織衣必文采食必梁肉師古曰
好粟也即亡農夫之苦有什伯之得師古曰什謂千錢
今之粟米謂百錢為一伯伯因其富厚交通王侯力過吏執以利相
傾千里游敖冠蓋相望乘堅策肥履絲曳縞師古曰堅
縞皓素也縞此商人所以兼并農人農人所以流亡者
也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
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
下相反好惡乖迕師古曰迕違也好音呼到反而欲國

富法立不可得也方今之務莫若使民務農而已矣欲
民務農在於貴粟貴粟之道在於使民以粟為賞罰今
募天下入粟縣官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富人有爵
農民有錢粟有所渫師古曰渫散也音先夫能入粟以
受爵皆有餘者也取於有餘以供上用則貧民之賦可
損師古曰損師古曰所謂損有餘補不足令出而民利者也順於
民心所補者三一曰主用足二曰民賦少三曰勸農功
今令民有車騎馬一匹者復卒三人如淳曰復三卒之
夫不作甲卒也師古曰當為卒者免其車騎者天下武
三人不為卒者復其錢耳復音方目反備也故為復卒師古曰為神農之教曰有石城十仞師古曰
也八天曰仞取人申臂之一尋也湯池百步師古曰池

以沸湯為池不可帶甲百萬而亡粟弗能守也以是觀
輒近喻嚴固之甚師古曰五大夫第九之粟者王者大用政之本務令民入粟受爵至五大夫
以上廼復一人耳師古曰復音方目反此其與騎馬之
功相去遠矣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亡窮師古曰擅專也粟
者民之所種生於地而不乏夫得高爵與免罪人之所
甚欲也使天下入粟於邊以受爵免罪不過三歲塞下
之粟必多矣於是文帝從錯之言令民入粟邊六百石
爵上造師古曰上造稍增至四千石為五大夫師古曰
第九萬二千石為大庶長師古曰大庶長各以多少級
數為差錯復奏言陛下幸使天下入粟塞下以拜爵甚
大惠也竊恐塞卒之食不足用大渫天下粟邊食足以

支五歲可令入粟郡縣矣師古曰入諸郡足支一歲以
上可時赦勿收農民租如此德澤加於萬民民俞勤農
師古曰俞進也時有軍役若遭水旱民不困乏天下安
寧歲孰且美則民大富樂矣上復從其言廼下詔賜民
十二年租稅之半明年遂除民田之租稅後十三歲孝
景二年令民半出田租三十而稅一也其後上郡以西
旱復修費爵令而裁其賈以招民師古曰賈讀曰價及
徒復作得輸粟於縣官以除罪師古曰復音房始造苑
馬以廣用師古曰苑馬謂宮室列館車馬益增修矣然
婁敎有司以農為務師古曰婁民遂樂業至武帝之初
七十年間國家亡事非遇水旱則民人給家足都鄙稟

庾盡滿而府庫餘財京師之錢累百鉅萬貫朽而不可

校師古曰累百鉅萬謂數也大倉之粟陳陳相因師古曰

也舊充溢露積於外腐敗不可食衆庶街巷有馬什伯之

間成群師古曰謂田乘牝牝者擯而不得會聚孟康曰

其有牝馬間其間則踈畫故斥出不得會同師古曰言

反時富饒故則乘牝牝不必以其踈畫也守閭閻者食梁肉為吏者長子孫如淳曰時無事吏

轉職也子孫而不居官者以為姓號如淳曰貨殖傳人人自愛

而重犯法師古曰先行誼而黜媿辱焉師古曰以行誼

之徒以武斷於鄉曲師古曰時其饒富則擅宗室有土

公卿大夫以下爭於奢侈師古曰有土謂國之宗室廬

姓受封邑土地者也

車服僭上亡限物盛而衰固其變也是後外事四夷內

興功利役費並興而民去本董仲舒說上曰春秋它穀

不書至於麥禾不成則書之以此見聖人於五穀最重

麥與禾也今關中俗不好種麥是歲失春秋之所重而

損生民之具也願陛下幸詔大司農使關中民益種宿

麥令毋後時師古曰宿麥又言古者稅民不過什一其

求易共師古曰共讀曰使民不過三日其力易足民財

內足以養老盡孝外足以事上共稅下足以畜妻子極

愛故民說從上師古曰說至秦則不然用商鞅之法改

帝王之制除井田民得賣買富者田連什伯貧者亡立

錐之地又顓川澤之利管山林之饒師古曰顓與荒滂

越制踰侈以相高邑有人君之尊里有公侯之富小民
安得不困又加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
役三十倍於古師古曰更卒謂給郡縣一月而更者也
之中屯戍及力役之事三十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
倍多於古也更音工衡反田租口賦鹽鐵之利二十
倍於古如淳曰秦賣鹽鐵貴故下民受其困也師古曰
既收田租又出口賦而官更奪鹽鐵之利率計
今人一歲之中失其資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如淳
產二十倍多於古也或耕豪民之田見稅什五如淳
穠其五師古曰言下戶貧人自無田而耕故貧民常衣
牛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重以貧暴之吏刑戮妾加師
直用反民愁亡聊亡逃山林轉為盜賊赭衣半道斷獄
歲以千萬數漢興循而未改古井田法雖難卒行宜少
近古師古曰卒讀曰限民名田以澹不足師古曰各為

立限不使富者過制則貧弱之家可足也塞并兼之路鹽鐵皆歸於民去奴
婢除專殺之威服虔曰不得薄賦斂省繇役以寬民力
然後可善治也仲舒死後功費愈甚天下虛耗人復相
食師古曰耗武帝末年悔征伐之事廼封丞相為富民
侯幸昭曰沛縣也師古曰欲下詔曰方今之務在於
力農以趙過為搜粟都尉過能為代田一晦三剛師古
董也音工犬歲代廵故曰代田師古曰古法也后稷始
反字或作畎剛田以二耜為耦師古曰併廣尺深尺曰剛長終晦一
晦三剛一夫三百剛而播種於剛中師古曰播布也苗
生業以上稍耨隴草師古曰因墮其土以附苗根師古
謂下之故其詩曰或芸或芋黍稷凝凝師古曰小雅甫
也音類

貌芸音云茅音子儼音振芸除草也紆附根也言苗稍壯每耨輒附

根比盛暑隴盡而根深音必難反能風與旱師古曰能

故擬擬而盛也其耕耘下種田器皆有便巧率十二夫

為田一井一屋故晦五頃師古曰九夫為井三夫為屋

步為晦漢時二百四十步為用耦犂二牛三人一歲之

收常過縵田晦一斛以上師古曰縵田謂為不善者倍

之師古曰善為剛者又過使教田太常三輔蘇林曰太

有民故亦課田種也大農置工巧奴與從事為作田器二千石遣

令長三老力田及里父老善田者受田器學耕種養苗

狀蘇林曰為民或苦少牛亡以趨澤師古曰趨讀曰趣

也澤法意狀也故平都令光教過以人輓犂師古曰輓過奏光以為

丞教民相與庸輓犂師古曰庸功也言換功率多人者

田日三十晦少者十三晦以故田多墾闢過試以離宮

卒田其宮墺地師古曰離宮別廡之宮非天子所常居

外也諸緣河墺地師古曰離宮別廡之宮非天子所常居

卒闕而無事因令於墺地為田也墺音而緣反課得穀

皆多其旁田晦一斛以上令命家田三輔公田李奇曰

命者命家謂受爵命一爵為公士以上令得田公田優

之也師古曰又教邊郡及居延城章昭曰居延張掖是

後邊城河東弘農三輔太常民皆便代田用力少而得

穀多至昭帝時流民稍還田野益闢頗有畜積宣帝即

位用吏多選賢良百姓安土歲數豐穰師古曰數音所

反穀至石五錢農人少利時大司農中丞耿壽昌以善

漢書食貨志四十五

為筭能商功利得幸於上師古曰商度也五鳳中奏言故事歲漕關東穀四百萬斛以給京師師古曰漕水運用卒六萬人宜糴三輔弘農河東上黨太原郡穀足供京師可以省關東漕卒過半又白增海租三倍天子皆從其計御史大夫蕭望之奏言故御史屬徐官李奇曰御史大夫屬家在東萊言往年加海租魚不出長老皆言武帝時縣官嘗自漁海魚不出後復予民魚廼出夫陰陽之感物類相應萬事盡然今壽昌欲近糴漕關內之穀築倉治船費直二萬萬餘服虔曰萬萬億也有動衆之功恐生旱氣民被其災壽昌習於商功分銖之事其深計遠慮誠未足任宜且如故上不聽漕事果便壽昌遂白令邊郡皆築倉以穀賤時

增其賈而糴以利農穀貴時減賈而糴名曰常平倉師古曰賈並民便之上廼下詔賜壽昌爵關內侯而蔡癸以好農使勸郡國至大官師古曰為使而勸郡國也使音山吏反元帝即位天下大水關東郡十一尤甚二年齊地飢穀石三百餘民多餓死琅邪郡人相食在位諸儒多言鹽鐵官及北假田官常平倉可罷孟康曰北假地名也毋與民爭利上從其議皆罷之又罷建章甘泉宮衛角抵齊三服官省禁苑以予貧民減諸侯王廟衛卒半又減關中卒五百人轉穀振貸窮乏其後用度不足獨復鹽鐵官成帝時天下亡兵革之事號為安樂然俗奢侈不以畜聚為意末始二年梁國平原郡比年傷水災師古曰比類也人相食刺史守相

坐免哀帝即位師丹輔政建言古之聖王莫不設井田
然後治廼可平師古曰建立也立其議也孝文皇帝承亡周亂秦兵
革之後天下空虛故務勸農桑帥以節儉民始充實未
有并兼之害故不為民田及奴婢為限師古曰不為作
限制上為音于
為今累世承平豪富吏民訾數鉅萬而貧弱愈困蓋君
子為政貴因循而重改作師古曰然所以有改者將以
重難也救急也亦未可詳宜略為限師古曰詳
謂悉盡也天子下其議丞
相孔光大司空何武奏請諸侯王列侯皆得名田國中
列侯在長安公主名田縣道及關內侯吏民名田皆毋
過三十頃諸侯王奴婢二百人列侯公主百人關內侯
吏民三十人期盡三年犯者没入官時田宅奴婢買為

減賤丁傳用事董賢隆貴皆不便也師古曰丁傳及董
賢之家皆不便也
事詔書且須後師古曰須待也遂寢不行宮室苑囿府庫之藏
已侈百姓訾富雖不及文景然天下戶口最盛矣平帝
崩王莽居攝遂篡位王莽因漢承平之業匈奴稱藩百
蠻賓服舟車所通盡為臣妾府庫百官之富天下晏然
莽一朝有之其心意未滿師古曰謂愛惜
之意未厭飽也陋小漢家制
度以為疏闊師古曰莽以漢家制度為
泰疏闊而更之令陋小宣帝始賜單于
印璽與天子同而西南夷鉤町稱王師古曰鉤音鉅于
反町音大鼎反
莽乃遣使易單于印貶鉤町王為侯二方始怨侵犯邊
境莽遂興師發三十萬眾欲同時十道並出一舉滅匈
奴募發天下囚徒丁男甲卒轉委輸兵器自負海江淮

而至北邊如淳曰真背也使者馳傳督趣師古曰傳音張海內

擾矣又動欲慕古不度時宜音師古曰度分裂州郡改職

作官下令曰漢氏減輕田租三十而稅一常有更賦罷

瘡咸出師古曰更音工衡反罷讀曰疲而豪民侵陵分

田劫假師古曰分田謂貧者無田而取富人田耕種共

者窮而為姦俱陷於辜刑用不錯師古曰今更名天下

田曰王田奴婢曰私屬皆不得賣買其男口不滿八而

田過一井者分餘田與九族鄉黨犯令法至死制度又

不定吏緣為姦天下警警然陷刑者眾師古曰警警眾

後三年莽知民愁下詔諸食王田及私屬皆得賣買勿

拘以法然刑罰深刻它政諄亂師古曰諄邊兵二十

餘萬人仰縣官衣食師古曰仰用度不足數橫賦斂師古

貴晉灼曰翔音常師古曰晉說非也翔言如鳥末年盜

賊群起發軍擊之將吏放縱於外北邊及青徐地人相

食雒陽以東米石二千莽遣三公將軍開東方諸倉振

貸窮乏又分遣大夫謁者教民煮木為酪服虔曰煮木

之屬也師古曰如說是也酪不可食重為煩擾師古

用反音直流民入關者數十萬人置養澹官以粟之吏盜其

粟師古曰稟給也盜其稟者飢死者什七八莽取為政

所致廼下詔曰予遭陽九之阨百六之會師古曰此

法應有災歲

之期也事在律歷志枯旱霜蝗飢饉荐臻蠻夷猾夏寇賊姦軌百姓流離予甚悼之害氣將究矣師古曰究竟盡也歲為此言以至於亡

食貨志第四上

食貨志卷第四下

班固

漢書二十四

正議大夫行秘書少監琅邪縣開國子頽師古注

凡貨金錢布帛之用夏殷以前其詳靡記云太公為周

立九府圜法李奇曰圜即錢也圜一寸而重九兩師古曰此說非也周官太府王府內府外府泉

府天府職內職金職幣皆掌財幣之官故云九府圜謂均而通也黃金方寸而重一斤

錢圜函方孟康曰外圜而內孔方也輕重以銖師古曰言黃金以斤為名錢則以銖為重

也布帛廣二尺二寸為幅長四丈為匹故貨寶於金利

於刀如淳曰名錢為刀者以其利於民也流於泉如淳曰流如泉也布於布如淳曰布

於民東於帛李奇曰東聚也太公退又行之于齊至管仲相桓

公通輕重之權曰歲有凶穰故穀有貴賤師古曰穰音人常反令

有緩急故物有輕重李奇曰上令急於求米則民輕米人君

不理則畜賈游於市師古曰畜讀曰蓄蓄買乘民之不

給百倍其本矣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師古曰故萬乘之國必有萬金之買千

乘之國必有千金之買者利有所并也計本量委則足

矣李奇曰師古曰言富然而民有飢餓者穀有所藏也師古曰言富

令貧者食不足也民有餘則輕之故人君斂之以輕民不足則

重之故人君散之以重李奇曰民輕之時為斂凡輕重

斂散之以時則準平使萬室之邑必有萬鍾之臧臧纖

千萬李奇曰師古曰管子曰凶歲糶益十鍾師古曰孟說是也音君

反兩千室之邑必有千鍾之臧臧纖百萬春以奉耕夏以

奉耘師古曰奉耒耜器械種饗糧食必取澹焉師古曰

同謂餉田之具也故大賈畜家不得豪奪吾民矣師古曰

讀曰蓄豪謂輕侮之也桓公遂用區區之齊合諸侯顯

伯名師古曰伯其後百餘年周景王時患錢輕將更鑄

大錢應劭曰大於舊單穆公曰不可師古曰單穆公周

古者天降灾戾師古曰戾惡氣於是乎量資幣權輕重

以救民應劭曰資財也量資幣多少有無平其輕重也

名之與幣也金之與幣也民患輕則為之作重幣以行之於是有母

權子而行民皆得焉應劭曰母重也其大倍故為母也

幣之輕而物貴為重幣以平之權時而行應劭曰師古曰

故曰母權子猶言重推輕也民皆得者本末有無皆得

其利也孟康曰重為母輕為子若市八若不堪重則多

十錢物以母當五十以子三十續之若市八若不堪重則多

作輕而行之亦不廢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小大利

之應劭曰民患幣重則多作輕錢而行之亦不今王廢

之廢去重者言重者行其貴輕者行其賤也

輕而作重民失其資能無匱乎民若匱王用將有所乏

之將厚取於民師古曰厚猶多也民不給將有遠志是離民

也師古曰遠志謂去其本君而散亡也且絕民用以實王府猶塞川原為

潢漭也師古曰潢音潢漭音一胡反竭亡日矣王其

圖之弗聽卒鑄大錢文曰寶貨肉好皆有周郭韋昭曰肉錢形

也好以勸農澹不足百姓蒙利焉孟康曰單穆公曰竭無日矣不得復云百

姓蒙利焉臣瓚曰但自不聽不鑄大錢耳猶自從其不

單旗雖有此言王終自鑄錢秦兼天下幣為二等黃金

以溢為名上幣孟康曰二十兩為溢師古曰改周一斤

張良金百溢此尚秦制也上幣者銅錢質如周錢臣瓚

錢之形質如周文曰半兩重如其文而珠玉龜貝銀錫

之屬為器飾寶臧不為幣然各隨時而輕重無常漢興

以為秦錢重難用更令民鑄英錢師古曰英音頰黃

金一斤師古曰復周之制更以斤名金而不軌逐利之民畜積餘贏以

稽市物痛騰躍李奇曰稽貯幣也晉灼曰痛甚也言計

甚騰躍也師古曰不軌謂不循軌度者也言以其贏餘

之財蓄積群貨使物稽滯在己故市價甚騰貴今書本

痛字或作踊者誤耳踊騰一米至石萬錢馬至匹百金

天下已平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稅租以困

辱之師古曰欲孝惠高后時為天下初定復弛商賈之

律師古曰弛解也然市井子孫亦不得為官吏孝文五年為錢

益多而輕乃更鑄四銖錢其文為半兩除盜鑄錢令使

民放鑄師古曰恣賈誼諫曰法使天下公得顧租鑄銅

錫為錢敢雜以鉛鐵為它巧者其罪黥師古曰顧租謂顧庸之直或租

其然鑄錢之情非殺雜為巧則不可得羸師古曰殺謂亂雜也羸餘

則無利也殺音交而殺之甚微為利甚厚師古曰微謂精妙也言殺

甚厚故令人輕犯之姦不可止也夫事有召禍而法

有起姦今令細民人操造幣之執師古曰操持也人人皆得鑄錢也操音千

反高各隱屏而鑄作因欲禁其厚利微姦雖黥罪日報其

執不止鄭氏曰報論廼者民人抵罪多者一縣百數及更之

所疑榜笞奔走者甚眾夫縣法以誘民師古曰縣謂開立之使人

陷阱孰積於此師古曰阱穿地以陷獸也積多也阱音才性反曩禁鑄錢死罪

積下蘇林曰下報也積累下報論之也張晏曰死罪者多委積於下也師古曰蘇說是也下音胡亞反次

後亦今公鑄錢黥罪積下為法若此上何賴焉師古曰賴利也

時也又民用錢郡縣不同或用輕錢百加若干應劭曰

四銖法錢百枚當重一斤十六銖輕則以錢足之若干

枚令滿平也師古曰若干且設數之言也干猶箇也謂

當如此箇數耳而胡廣云若順也或用重錢平稱不受

干求也合也當順所求而與之矣臣瓚曰秦錢重

應劭曰用重錢則平稱有餘不能受也秦錢重

半兩漢初鑄英錢文帝更鑄四銖錢秦錢與英錢皆當

廢而故與四銖並行民以其見廢故用輕錢則百加若

干用重錢雖以一當一猶復不受之是以郡縣不同也

師古曰應說是法錢不立依師古曰法錢也吏急而壹之虛

則大為煩苛而力不能勝縱而弗呵虐則市肆異用錢

文大亂師古曰呵責怒也音火何反苟非其術何鄉而可哉師古曰鄉讀曰

今農事棄損而采銅者日蕃師古曰蕃多也音釋其

耒耨冶鎔炊炭應劭曰鎔形容也作錢姦錢日多五穀

不為多師古曰言皆采銅鑄錢廢其農業故五穀不善

前漢書食貨志四下

人怵而為姦邪李奇曰怵誘也動心於姦邪也 愿民陷

而之刑戮師古曰怵音先律反又音黜 刑戮將甚不詳奈何而忽師古曰詳平也忽忽

也志國知患此吏議必曰禁之禁之不得其術其傷必大

令禁鑄錢則錢必重師古曰今謂法令也 重則其利深盜鑄如雲

而起師古曰言其多棄市之罪又不足以禁矣姦數不勝而法

禁數潰銅使之然也師古曰數並音所角反 故銅布於天下其為

禍博矣師古曰博大也 今博禍可除而七福可致也何謂七福

上收銅勿令布則民不鑄錢黥罪不積一矣偽錢不著

民不相疑二矣采銅鑄作者反於耕田三矣銅畢歸於

上上挾銅積巨御輕重師古曰銅積謂多積銅也 錢輕則巨術斂之

重則巨術散之貨物必平四矣巨作兵器巨假貴臣多

少有制用別貴賤五矣如淳曰古者以銅為兵秦銷鋒鏃鑄金人十二是也 巨臨

萬貨巨調盈虛巨收奇羨師古曰調平均也奇殘餘也羨饒溢也奇音居宜反羨音

反七戰則官富實而末民困六矣師古曰末謂工商之業也 制吾棄財

巨與匈奴逐爭其民則敵必懷七矣師古曰未業既困農人敢本倉廩積

實布帛有餘則招誘胡人多來降附故言制吾棄財逐爭其人也棄財者可弃之財逐競也

天下者因禍而為福轉敗而為功今又退七福而行博

禍臣誠傷之上不聽是時吳巨諸侯即山鑄錢富埒天

子師古曰即就也埒等也 後卒叛逆鄧通大夫也巨鑄錢財過王

者故吳鄧錢布天下武帝因文景之畜忿胡粵之害師古曰畜讀

日蓄讀 即位數年嚴助朱買臣等招徠東甌事兩粵江

淮之間蕭然煩費矣師古曰蕭然猶騷然勞動之貌 唐蒙司馬相如始

開西南夷鑿山通道千餘里呂廣巴蜀巴蜀之民罷焉

師古曰罷讀曰疲彭吳穿穢貉朝鮮置滄海郡師古曰彭吳人姓名也本皆荒

梗始開通之也故言穿也則燕齊之間靡然發動及王恢謀馬邑匈

奴絕和親侵擾北邊兵連而不解天下共其勞師古曰共猶同

千戈日滋行者齎居者送師古曰齎謂將衣食之具以自隨也音子奚反中外

騷擾相奉百姓抗敵以巧法師古曰巧法為巧詐以避法也抗

音五反財賂衰耗而不澹師古曰澹足也入物者補官出貨

者除罪選舉陵夷廉恥相冒師古曰冒蒙也武力進用法嚴令

具興利之臣自此而始師古曰講桑弘羊東其後衛青

歲以數萬騎出擊匈奴遂取河南地築朔方時又通西

南夷道作者數萬人千里負擔餽餉師古曰餽亦饋字餽古餽字也率

十餘鍾致一石師古曰言其功重散幣於邛棘巨韓之應劭曰邛

屬臨邛棘屬犍為晉灼曰棘音蒲賊反師古曰本西南夷

定數歲而道不通蠻夷因巨數攻吏發兵誅之悉巴蜀

租賦不足呂更之李奇曰不足用終更其事也章昭曰更

更賞也雖盡租賦不足償其功費也更音庚廼募豪民田南夷入粟縣官而

內受錢於都內師古曰入穀於外縣官而受粟錢於內府也師古曰此說非也都內京師主藏

者也百官公卿表大同東置滄海郡人徒之費疑於南

東師古曰疑讀曰又興十餘萬人築衛朔方師古曰既築其城又

守衛轉漕甚遠自山東咸被其勞費數十百鉅萬師古曰既

十萬乃至府庫並虛廼募民能入奴婢得以終身復為

郎增秩師古曰庶人入奴婢則復終身先為郎者就增其秩也一曰入奴婢少者復終身多者得為郎

舊為郎更及入羊為郎始於此此後四年衛青比歲十

餘萬眾擊胡師古曰比斬捕首虜之士受賜黃金二十

餘萬斤而漢軍士馬死者十餘萬兵甲轉漕之費不與

焉師古曰與於是大司農陳臧錢輕用賦稅既竭不足

以奉戰士師古曰陳謂列奏之經常也既盡也有司請

令民得買爵及贖禁錮免臧罪請置賞官名曰武功爵

臣瓚曰茂陵中書有武功爵一級曰造士二級曰閑輿

衛三級曰良士四級曰元戎士五級曰官首六級曰秉

鐔七級曰千夫八級曰樂卿九級曰執戎十級曰政侯

庶長十一級曰軍衛此武帝所制以寵軍功師古曰此

下云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今瓚所引茂陵中書

止於十一級則計數不足與本文乖矣或者茂陵書說

盡也級十七萬凡直三十餘萬金諸買武功爵官首者

試補吏先除千夫如五大夫師古曰五大夫舊二十等

爵之第九級也至此以上

拾免徭役故每先選以為吏千夫者武功十一等爵

之第七也亦得免役今則先除為吏比於五大夫也其

有罪又減二等爵得至樂卿師古曰樂卿者武功爵第

八也比文止論武功爵級而作注者乃以呂顯軍功軍

功多用超等大者封侯卿大夫小者郎吏道雜而多端

則官職耗廢師古曰耗亂反自公孫弘以春秋之義繩臣

下取漢相張湯以峻文決理為廷尉於是見知之法生

而廢格沮誅窮治之獄用矣張晏曰吏見知不舉劾為

誹謗則窮治之也如淳曰廢格天子文法使不行也誹

謂非上所行若頽異反脣之比也師古曰沮止壞之音

材汝其明年淮南衡山江都王謀反迹見師古曰蹤而

公卿尋端治之竟其黨與坐而死者數萬人吏益慘急

而法令察師古曰慘毒也察微視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

師古曰慘毒也察微視也當是時招尊方正賢良文學之

士或至公卿大夫公孫弘以宰相布被食不重味為下
先然而無益於俗稍務於功利矣其明年票騎仍再出
擊胡大克獲師古曰渾邪王率數萬眾來降音胡昆反
於是漢發車三萬兩迎之師古曰一乘既至受賞賜及有
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先是十餘歲河決灌梁楚
地固已數困而緣河之郡隄塞河輒壞決費不可勝計
其後番係欲省砥柱之漕師古曰番姓係名也番穿汾
河渠以為漑田鄭當時為渭漕回遠鑿漕直渠自長安
至華陰師古曰回曲繞而朔方亦穿漑渠作者各數萬
人歷二三期而功未就費亦各以鉅萬十數師古曰謂
天子為伐胡故盛養馬馬之往來食長安者數萬匹師古

曰食讀卒掌者關中不足廼調旁近郡師古曰謂謂選
鈞而胡降者數萬人皆得厚賞衣食仰給縣官師古曰
向反次縣官不給師古曰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
府禁臧以澹之其明年山東被水灾民多飢乏於是天
子遣使虛郡國倉廩以振貧猶不足又募豪富人相假
貸師古曰貸音土尚不能相救廼徙貧民於關以西及
充朔方以南新秦中應劭曰秦始皇遣蒙恬攘卻匈奴
於是為築城郭徙民充之名曰新秦四方雜錯七十餘
奢儉不同今俗各新富貴者為新秦由是名也
萬口衣食皆仰給於縣官數歲貸與產業使者分部護
帶財役貧孟康曰帶音帶轉輟百數李奇曰廢居居邑

前漢書卷之四十一

服虔曰居穀於邑也如淳曰居賤物於邑中以待貴也
師古曰二說皆未盡也此言或有所廢置有所居畜而
居於邑中以封君皆氏首仰給焉抵晉灼曰氏音抵距之
乘時射利也賈言百姓好未作也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封君受封邑
者謂公主及列侯之屬也氏首猶俯首也時公主列侯
雖有國邑而無餘財其朝夕所須皆俯首而取洽鑄鬻
給於富商大賈後方以邑入償之氏音丁奚反鹽財或累萬金而不佐公家之急黎民重困師古曰重
音直用反於是天子與公卿議更造錢幣以澹用師古曰
更改也而摧浮
淫并兼之徒是時禁苑有白鹿而少府多銀錫自孝文
更造四銖錢至是歲四十餘年從建元以來用少縣官
往往即多銅山而鑄錢師古曰就多銅
之山而鑄錢也民亦盜鑄不可
勝數錢益多而輕巨贖曰鑄錢者多
故錢輕輕亦賤也物益少而貴如淳
曰民
但鑄錢不作
餘物故也有司言曰古者皮幣諸侯以聘享金有三

等黃金為上白金為中赤金為下孟康曰白金銀也
赤金丹陽銅也今
半兩錢法重四銖鄭氏曰其文為半
兩實重四銖也而姦或盜摩錢質
而取銖如淳曰錢一面有文一面摹慕為質民盜摩漫
銅屑也摩錢漫面以取其屑更以鑄錢西京黃圖
敘曰民摩錢取屑是也師古曰銖音浴贖說是也錢益
輕薄而物貴則遠方用幣煩費不省乃以白鹿皮方尺
緣以績師古曰績繡也
繪五絲而為之為皮幣直四十萬王侯宗室朝
覲聘享必以皮幣薦璧然後得行又造銀錫白金如淳
曰雜
鑄銀錫
為白金以為天用莫如龍地用莫如馬人用莫如龜故
白金三品其一曰重八兩圜之其文龍名白撰直三千
二曰以重差小方之其文馬直五百晉灼曰以半斤之
重差為三品此重
六兩則下品
重四兩也三曰復小楮之其文龜直三百師古曰楮
圓而長也

音佗 果反令縣官銷半兩錢更鑄三銖錢重如其文盜鑄諸

金錢罪皆死而吏民之犯者不可勝數於是以東郭咸

陽孔僅為大農丞師古曰二人也姓東郭名咸領鹽鐵

事而桑弘羊貴幸咸陽齊之大鬻鹽孔僅南陽大冶皆

致產累千金故鄭當時進言之弘羊洛陽賈人之子以

心計師古曰下年十三侍中故三人言利事折秋豪矣

法既益嚴吏多廢免兵革數動民多買復師古曰入財

復復音及五大夫千夫徵發之士益鮮師古曰鮮少於

是除千夫五大夫為吏不欲者出馬如淳曰千夫五大

夫出也故吏皆適令伐棘上林作昆明池師古曰適讀曰

其久為其明年大將軍票騎大出擊胡賞賜五十萬金

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師古曰與

是時財匱師古曰匱空也戰士頗不得祿矣有司言三銖錢輕

輕錢易作姦詐更請郡國鑄五銖錢周郭其質令不

可得摩取銖孟康曰周而為大農上鹽鐵丞孔僅咸陽

言師古曰奏上海天地之臧宜屬少府陛下弗私以屬

大農佐賦願募民自給費因官器作鬻鹽官與牢盆蘇

曰牢價直也今世人言願手牢如淳曰牢廩食也古者

名廩為牢盆鬻鹽盆也師古曰牢蘇說足也鬻古糞字

也浮食竒民欲擅幹山海之貨師古曰幹謂主以致富

羨役利細民師古曰羨饒其沮事之議不可勝聽敢私

鑄鐵器鬻鹽者欽左趾師古曰欽足鉗没入其器物郡

不出鐵者置小鐵官師古曰鐵使屬在所縣使僅咸陽乘

傳舉行天下鹽鐵

師古曰舉皆也普天之下皆行之也音下更反作官府師古曰主

鬻鑄及出納之趣也除故鹽鐵家富者為吏吏益多賈人矣商賈

以幣之變多積貨逐利於是公卿言郡國頗被災害貧

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

振元元寬貸而民不齊出南畝師古曰言農人尚少不皆務耕種也商賈

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師古曰畜讀曰蓄仰音牛向反異時筭

輶車賈人之緡錢皆有差師古曰異時言往時也輶小車也緡謂錢賈也輶音弋昭

反緡音武中反請筭如故諸賈人末作貫貸賣買居邑貯積諸

物師古曰貫賂也貸假與也貫音式制反貸音土戴反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

各以其物自占師古曰占隱度也各隱度其財物多少而為名簿送之於官也占音之騰反

率緡錢二千而筭一千師古曰率計有二筭者則出一筭諸作有租及鑄

如博曰以手力所作而賣之者率緡錢四千筭一泝吏比者三老北邊

騎士輶車一筭師古曰比例也身非為吏之例非為三老非為北邊騎士而有輶車皆令出一

文必錄反商賈人輶車二筭如淳曰商賈人有輶車必錄反又使多出一筭重其賦船五

丈以上一筭匿不自占占不悉戍邊一歲没入緡錢師古曰

盡也有能告者以其半界之師古曰界與也音必錄反賈人有市籍

及家屬皆無得名田師古曰一人有市籍則身及家內皆不得有田也以便農

敢犯令没入田貨是時豪富皆爭匿財唯卜式數求入

財以助縣官天子廼超拜式為中郎賜爵左庶長田十

頃布告天下以風百姓師古曰風讀曰諷初式不願為官上強

拜之稍遷至齊相語自在其傳孔僅使天下鑄作器三

年中至大司農列於九卿而桑弘羊為大司農中丞管

諸會計事稍置均輸以通貨物始令吏得入穀補官
郎至六百石師古曰吏更遷補高官郎又就增其秩得至六百石也自造白金五

銖錢後五歲而赦吏民之坐盜鑄金錢死者數十萬人
其不發覺相殺者不可勝計赦自出者百餘萬人然不

能半白出天下大氏無慮皆鑄金錢矣師古曰氏讀曰

猶言大凡也無慮亦謂大率無小計慮耳犯法者衆吏不能盡誅於是遣博

士褚大徐偃等分行郡國師古曰行音下更反舉并兼之徒守相

為利者師古曰守郡守也相諸侯相而御史大夫張湯方貴用事滅

宣杜周等為中丞師古曰滅姓也音滅省之滅義縱尹齊王温舒等

用慘急苛刻為九卿直指夏蘭之屬始出蘇林曰夏而蘭人姓名而

大農頽異誅矣初異為濟南亭長以廉直稍遷至九卿

上與湯既造白鹿皮幣問異異曰今王侯朝賀以倉壁

直數千而其皮薦反四十萬本末不相稱天子不說師古曰悅讀

湯又與異有隙及人有告異以它議事下湯治

異異與客語客語初令下有不便者李奇曰異與客語道詔令初下有不便

入言而腹泚師古曰當謂處斷其罪論死自是後有腹泚之法比

而公卿大夫多諂諛取容天子既

下緡錢令而尊卜式百姓終莫分財佐縣官於是告緡

錢縱矣師古曰縱放也故令相告言也郡國鑄錢民多姦鑄師古曰謂

錢多輕而公卿請令京師鑄官赤仄應劭曰所謂子

以赤銅為其郭也令錢郭見一當五賦官用非赤仄不

有赤者不知作法云何也

得行師古曰充賦及給白金稍賤民弗實用縣官以令

禁之無益歲餘終廢不行是歲湯死而民不思其後二

歲赤仄錢賤民巧法用之不便又廢於是悉禁郡國毋

鑄錢專令上林三官鑄錢既多而令天下非三官錢不

得行諸郡國前所鑄錢皆廢銷之輸入其銅三官而民

之鑄錢益少計其費不能相當師古曰言無利唯真工大姦廼

盜為之師古曰其術揚可告緡徧天下如淳曰告緡令

周治之獄少反者如淳曰治匿盜之罪其獄少有反者

廼分遣御史廷尉正監分曹師古曰服說非也曹輩

出也分輩而往往即治郡國緡錢師古曰就其所在而治也得民財物

出為使也

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

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氏破民媮甘食好衣不

事畜臧之業師古曰猶而縣官以鹽鐵緡錢之故用少

饒矣益廣開置左右輔初大農幹鹽鐵官布多置水衡

欲以主鹽鐵及揚可告緡上林財物眾廼令水衡主上

林上林既充蒲益廣是時粵欲與漢用船戰孟康曰

逐廼大修昆明池列館環之師古曰環繞也治樓船高十餘丈

旗織加其上師古曰織讀曰甚壯於是天子感之廼作

柏梁臺高數十丈宮室之修繇此日麗廼分緡錢諸官

而水衡少府大僕大農各置農官往往即郡縣比没入

田田之師古曰即就也其没入奴婢分諸苑養狗馬

謂比者所没入也

禽獸及與諸官官益雜置多如淳曰水衡少府太僕司農皆有農官是為多也師

萬石及官自糴廩足師古曰度計也音大各反所忠言世家子弟富

人或鬪雞走狗馬弋獵博戲亂齊民如淳曰世家謂世

等也無有貴賤謂之齊民若今言平民矣晉灼曰中國

被教齊整之民也師古曰所姓也忠名也武帝之近臣

郊祀志云公孫卿因所忠言實鼎石慶傳云欲請詔近

臣所忠廣川王傳云言漢公卿及幸臣所忠司馬相如

傳云所忠往取書考其蹤迹此並一人也而說者或

以為所忠信之人此釋大謬齊等之義如說者是也

徵諸犯令相引數千人名曰株送徒入財者得補郎郎

選衰矣應劭曰株根本也送致也如淳曰株帶也諸坐

者為魁株也師古曰言被牽引者為其根是時山東被

河災及歲不登數年人或相食方二千里天子憐之

令飢民得流就食江淮間欲留留處師古曰流謂恣其

所在有欲住者使者冠蓋相屬於道護之師古曰屬聯

亦留而處之下巴蜀粟以振焉明年天子始出巡郡國東度河

東守不意行至不辯自殺行西踰隴卒孟康曰踰度

官不得食隴西守自殺於是上北出蕭關從數萬騎行

獵新秦中以勤邊兵而歸新秦中或千里無亭徼晉灼

塞也臣贊曰既無亭徼又不徹循無禦邊於是誅北地

太守以下而令民得畜邊縣孟康曰令得官假馬母三

歲而歸及息什一以除告緡用充入新秦中李奇曰邊

令民能畜官母馬者滿三歲歸之十母馬還官一駒此

為息什一也師古曰官得母馬之息以給用度得充實

秦中人故除告緡之令也既得寶鼎立后土泰一祠公卿白議封禪

事而郡國皆豫治道修繕故宮及當馳道縣縣治宮儲
設共具音師古曰共而望幸明年南粵反西羌侵邊天子
為山東不澹赦天下囚因南方樓船士二十餘萬人擊
粵發三河以西騎擊羌又數萬人度河築令居師古曰
初置張掖酒泉郡而上郡朔方西河河西開田官斤塞
卒六十萬人戍田之師古曰開田始開屯田也斤塞廣
開田之官廣塞中國繕道餽糧遠者三千近者千餘里
皆仰給大農師古曰仲音牛邊兵不足廼發武庫工官
兵器以澹之車騎馬乏縣官錢少買馬難得廼著令令
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牡馬天下亭亭有畜
字馬歲課息齊相卜式上書願父子死南粵天子下詔

褒揚賜爵關內侯黃金四十斤田十頃布告天下天下
莫應列侯以百數皆莫求從軍至飲酎少府省金李音
視也至嘗酎飲宗廟而列侯坐酎金失侯者百餘人廼
拜卜式為御史大夫式既在位見郡國多不便縣官作
鹽鐵器苦惡如淳曰苦或作鹽鹽不攻嚴也臣瓚曰謂
也鹽既味苦器又脆賈貴師古曰鹽鐵並或彊令民買
之而船有筭商者少物貴廼因孔僅言船筭事上不說
師古曰悅漢連出兵三歲誅羌滅兩粵番禺以西至蜀南
者置初郡十七晉灼曰元鼎六年定越地以為南海蒼
郡定西南夷以為武都牂柯越雋沈黎汶山郡及且以
地理志西南夷傳所置犍為零陵益州郡凡十七其故俗治賦稅南陽漢中以往各以地比給初郡吏卒

奉食幣物傳車馬被具

師古曰地比謂依其次弟自近及遠也此音類解反傳音張戀

反被音

而初郡

又時時小反殺更漢發南方吏卒往誅

皮義反

之間歲萬餘人

師古曰間歲備一歲

費皆仰太農太農以均輸調

鹽鐵助賦故能澹之然兵所過縣縣以為訾給毋乏而

已不敢言輕賦法矣其明年元封元年卜式貶為太子

太傅而桑弘羊為治粟都尉領太農盡代僅幹天下鹽

鐵

師古曰孔僅弘羊

以諸官各自市相爭物以故騰躍而天

下賦輸或不償其儻費

師古曰儻也言所輸賦物不足償其餘顧庸之費也儻音子

就

反廼請置太農部丞數十人分部主郡國各往往置均

輸鹽鐵官令遠方各以其物如異時商賈所轉販者為

賦而相灌輸置平準於京師都受天下委輸召工官治

車諸器皆仰給大農大農諸官盡籠天下之貨物貴則

賣之賤則買之如此富商大賈亡所牟大利

如淳曰則牟取也

反本而萬物不得騰躍故抑天下之物名曰平準天子

以為然而許之於是天子北至朔方東封太山巡海上

旁北邊以歸

師古曰旁音步浪反

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

以鉅萬計皆取足大農弘羊又請令民得入粟補吏及

罪以贖令民入粟甘泉各有差以復終身

師古曰復音方目反

復告緡它郡各輸急處而諸農各致粟山東漕益歲六

百萬石一歲之中太倉甘泉倉滿邊餘穀諸均輸帛五

百萬匹民不益賦而天下用饒於是弘羊賜爵左庶長

師古曰第

黃金者再百焉

師古曰凡再賜百金

是歲小旱上令百

十等爵

官求雨卜式言曰縣官當食租衣稅而已師古曰衣今音於既反

弘羊令吏坐市列敗物求利師古曰市列謂列肆亨弘羊天乃雨

師古曰亨鬻也音普庚反久之武帝疾病拜弘羊為御史大夫昭帝

即位六年詔郡國舉賢良文學之士問以民所疾苦教

化之要皆對願罷鹽鐵酒榷均輸官毋與天下爭利視

以儉節師古曰視讀曰示然後教化可興弘羊難師古曰詰難議者之言也

以為此國家大業所以制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

也廼與丞相千秋共奏罷酒酤弘羊自以為國興大利

伐其功欲為子弟得官怨望大將軍霍光遂與上官桀

等謀反誅滅宣元成哀平五世亡所變改元帝時嘗罷

鹽鐵官三年而復之貢禹言鑄錢采銅一歲十萬人不

耕民坐盜鑄陷刑者多富人臧錢滿室猶無厭足民心

動搖棄本逐末耕者不能半姦邪不可禁原起於錢疾

其末者絕其本宜罷采珠玉金銀鑄錢之官毋復以為

幣除其販賣租銖之律師古曰租銖謂計其所賣租稅物價平其銖銖而收租也

祿賜皆以布帛及穀使百姓壹意農桑議者以為交易

待錢布帛不可尺寸分裂禹議亦寢自孝武元狩五年

三官初鑄五銖錢至平帝元始中成錢二百八十億萬

餘云王莽居攝變漢制以周錢有子母相權於是更造

大錢徑寸二分重十二銖文曰大錢五十又造契刀錯

刀契刀其環如大錢身形如刀長二寸文曰契刀五百

錯刀以黃金錯其文曰一刀直五千張晏曰案今所見契刀錯刀形質如

大錢而肉好輪厚異於此大錢形如大刀環矣契刀身
形真不長二寸也其文左曰契右曰刀無五百字也錯
刀則刻之作字也以黃金填其文上曰一下曰刀二刀
泉甚不與志相應也似孔單差錯文字磨滅故耳師古
曰張說非也王莽錢刀今並尚在與五銖錢凡四品並
形質及文與志相合無差錯也
行莽即真以為書劉字有金刀廼罷錯刀契刀及五銖
錢而更作金銀龜貝錢布之品名曰寶貨小錢徑六分
重一銖文曰小錢直一次七分三銖曰幺錢一十師古
小也次八分五銖曰幼錢二十次九分七銖曰中錢
一堯反音三十次一寸九銖曰壯錢四十因前大錢五十是為錢
貨六品直各如其文黃金重一斤直錢萬朱提銀重八
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師古曰朱提縣名屬犍為
出善銀朱音殊提音上支
反它銀一流直千是為銀貨二品元龜蚺舟長尺二寸

孟康曰舟龜甲緣也蚺至也度背直二千一百六十為
兩邊緣尺二寸也巨贗曰元大也大貝十朋蘇林曰兩貝為朋朋直二百一十公龜九寸
六元龜十朋故二千一百六十也直五百為壯貝十朋侯龜七寸以上直三百為幺貝十
朋子龜五寸以上直百為小貝十朋是為龜寶四品大
貝四寸八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二百一十六壯貝三
寸六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五十幺貝二寸四分以上
二枚為一朋直三十小貝寸二分以上二枚為一朋直
十不盈寸二分漏度不得為朋率枚直錢三是為貝貨
五品大布次布第布壯布中布差布厚布幼布幺布小
布小布長寸五分重十五銖文曰小布一百自小布以
上各相長一分相重一銖文各為其布名直各加一百

上至大布長二寸四分重一兩而直千錢矣是為布貨

十品師古曰布亦錢耳謂之凡寶貨五物六名二十八

品鑄作錢布皆用銅殺以連錫孟康曰連錫之別名也

應劭曰連似銅師古曰孟李二說皆非也許慎云鍾銅

屬也然則以連及錫雜銅而為錢也此下又云能采金

知連非錫矣文質周郭放漢五銖錢云師古曰披依

金銀與它物雜色不純好龜不盈五寸貝不盈六分皆

不得為寶貨元龜為蔡非四民所得居如淳曰藏文仲

謂蔡國出大龜也巨贗曰蔡是大龜之名也書曰九江

約錫大龜大龜又不出蔡國也若龜出楚亦名龜為楚

邪師古曰贗說非也本以蔡有者入大卜受直百姓憤

亂其貨不行民私以五銖錢市買莽患之下詔敢非井

田挾五銖錢者為惑眾投諸四裔以御魍魎於是農商

失業食貨俱廢民涕泣於市道坐賣買田宅奴婢鑄錢

抵罪者自公卿大夫至庶人不可稱數莽知民愁廼但

行小錢直一與大錢五十二品並行龜貝布屬且寢莽

性躁擾不能無為每有所興造必欲依古得經文國師

公劉歆言周有泉府之官收不讎與欲得師古曰讎讀

售者官收取之無而即易所謂理財正辭禁民為非者

也師古曰易下繫辭曰理財正辭禁人為非莽乃下

詔曰夫周禮有賒貸師古曰周禮泉府之職曰凡賒者

人之貸者與其有司辨而授之以國服焉之息謂人以

祭祀喪紀故從官賒買物不過旬日及三月而償之其

從官貸物者以其所屬吏定價而後與之各以其國

服事之稅而輸息謂若受園廩之田而貸萬錢者一其

之月出息五百樂語有五均鄧展曰樂語樂元語河間

賈音土戴反

曰其文云天子取諸侯之士以立五均則市無二賈四民常均彊者不得困弱富者不得要貧則公家有餘恩及小傳記各有幹焉今開賒貸張五均設諸幹者所以齊衆庶抑并兼也遂於長安及五都立五均官更名長安東西市令及洛陽邯鄲臨留宛成都市長皆為五均司市稱師東市稱京西市稱畿洛陽稱中餘四都各用東西南北為稱皆置交易丞五人錢府丞一人工商能采金銀銅連錫登龜取貝者如淳曰登進也皆自占司市錢府順時氣而取之師古曰各以其所采取之物自隱實於司市錢府也占音之漸並同又以前周官稅民凡田不耕為不殖出三夫之稅城郭中宅不樹藝者為不毛師古曰樹藝謂種樹果木及菜蔬出三夫之布民浮游無事出夫布一匹其不能出布者宄作縣

官衣食之

師古曰宄散也音人勇反衣音於既反食讀曰飲

諸取衆物鳥獸魚

鼈百蟲於山林水澤及畜牧者嬪婦桑蠶織紵紡績補

縫

師古曰織纒曰紵音人禁反

工匠醫巫卜祝及它方技商販賈人

坐肆列里區謁舍

如淳曰君處所在為區謁舍今之官舍也

皆各自占所為

於其在所之縣官除其本計其利十一分之一而以其一

為貢敢不自占自占不以實者盡沒入所采取而作縣

官一歲諸司市常以四時中月實定所掌師古曰仲中為

物上中下之賈

師古曰賈讀曰價其下並同

各自用為其市平母拘

它所衆民賣買五穀布帛絲絲之物周於民用而不讎

者師古曰讎讀曰售下亦類此也

均官有以考檢厥實用其本賈取之

毋令折錢

師古曰折音上列反

萬物印貴過平一錢則以平賈賣

與民師古曰仰物價起音其賈氏賤減平者聽民自相

與市師古曰貴既為印賤以防貴庾者師古曰庾積物行

也民欲祭祀喪紀而無用者錢府以所入工商之貢但

賒之師古曰但空也徒也言祭祀毋過旬日喪紀毋過

三月民或乏絕欲貸以治產業者均授之除其費計所

得受息毋過歲什一師古曰均謂各依先後之次除義

和魯匡言名山大澤鹽鐵錢布帛五均賒貸幹在縣官

養天下享祀祈福扶衰養疾百禮之會非酒不行故詩

曰無酒酤我師古曰小雅伐木之詩也酤買也言王於

而論語曰酤酒不食師古曰鄉黨所說二者非相反也

夫詩據承平之世酒酤在官和旨使人可以相御也師古

也曰旨美也御進論語孔子當周衰亂酒酤在民薄惡不誠是以

疑而弗食今絕天下之酒則無以行禮相養放而亡限

則費財傷民請法古令官作酒以二千五百石為一均

率開一廬以賣如淳曰酒家開肆待客設酒鑪故以鑪

趙廣漢入丞相府破廬鑿師古曰二說皆非也廬者賣

酒之區也以其一邊高形如銀家廬故取名耳非即謂

火廬及酒鑿也此言鑿五十釀為準豈一鑿乎鑿五十

釀為準一釀用麴米二斛麴一斛得成酒六斛六斗各

以其市月朔米麴三斛并計其賈而參分之師古曰以

其一為酒一斛之平除米麴本賈計其利而什分之以

其七入官其三及醴載灰炭師古曰載酢漿給工器薪

樵之費義和置命士督五均六幹郡有數人皆用富賈
洛陽薛子仲張長叔臨菑姓偉等如淳曰姓
姓名偉也乘傳求利
交錯天下師古曰傳
音張戀反因與郡縣通姦多張空簿師古曰
簿計簿
也音步
戶反府臧不實百姓愈病莽知民苦之復下詔曰夫
鹽食肴之將師古曰將大也一
說為食肴之將帥酒百藥之長嘉會之好
鐵田農之本名山大澤饒行之臧五均賒貸百姓所取
平印以給澹師古曰印音牛
向其下並同鐵布銅冶通行有無備民
用也此六者非編戶齊民所能家作師古曰家謂
家家自作也必印
於市雖貴數倍不得不買豪民富賈即要貧弱先聖知
其然也故幹之每一幹為設科條防禁犯者梟至死姦
吏猾民並侵眾庶各不安生後五歲天鳳元年復申下

金銀龜貝之貨頗增減其賈直而罷大小錢改作貨布
長二寸五分廣一寸首長八分有奇師古曰奇音居
宜反謂有餘也廣
八分其圜好徑二分半師古曰
好孔也足枝長八分間廣二分
其文右曰貨左曰布重二十五銖直貨泉二十五貨泉
徑一寸重五銖文右曰貨左曰泉枚直一與貨布二品
並行又以大錢行久罷之恐民挾不止廼令民且獨行
大錢與新貨泉俱枚直一並行盡六年毋得復挾大錢
矣每壹易錢民用破業而大陷刑莽以私鑄錢死及非
沮寶貨投四裔犯法者多不可勝行廼更輕其法私鑄
作泉布者與妻子没入為官奴婢吏及比伍知而不舉
告與同罪師古曰比
音類錄反非沮寶貨民罰作一歲吏免官犯

者愈眾及五人相坐皆没入郡國檻車鐵鎖傳送長安

鐘官師古曰鐘官主鑄錢者愁苦死者什六七作貨布後六年匈

奴侵寇甚莽大募天下囚徒人奴名曰豬突豨勇服虔曰豬

性獨突人故取以喻師古曰東方名豕曰豨一曰豨豕走也音許豈反壹切稅吏民警三

十而取一又令公卿以下至郡縣黃綬吏皆保養軍馬

師古曰保者不許其死傷吏盡復以與民師古曰轉令百姓養之民搖手觸禁

不得耕桑繇役煩劇師古曰繇讀曰徭也而枯旱蝗蟲相因又用

制作未定上自公侯下至小吏皆不得奉祿而私賦斂

貨賂上流獄訟不決吏用苛暴立威旁緣莽禁侵刻小

民師古曰旁依也音步浪反富者不得自保貧者無以自存起為盜

賊依阻山澤吏不能禽而覆蔽之浸淫日廣師古曰浸淫猶漸染

也此皆類此於是青徐荆楚之地往往萬數戰鬪死亡緣邊

四夷所係虜陷罪飢疫人相食及莽未誅而天下戶口

減半矣自發豬突豨勇後四年而漢兵誅莽後二年世

祖受命盪滌煩苛復五銖錢與天下更始

贊曰易稱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師古曰謙卦象辟裒取也言取於多者以益少

者故萬物皆稱而施與平也裒音薄侯反書云楙遷有無應劭曰楙勉也遷徒也言天下食貨

辭言勸勉天下遷徙有無使相通也周有泉府之官師古曰

之不能貨之帶於人用者以其價買之而孟子亦非狗

彘食人之食不知斂應劭曰養狗彘者使食人之食而

孟軻之書言歲豐孰穀粟饒多狗彘食人之食此時可斂之也野有餓莩而弗知發鄭

曰莩音藁有梅之葉莩零落也人有餓死零落者不知發倉廩貸之也師古曰莩音類小反諸書或作殍字音

義亦同故管氏之輕重服虔曰作輕重李悝之平糴弘羊
均輸壽昌常平亦有從徠師古曰言所從來久矣顧古為之有數
吏良而令行顧思念故民賴其利萬國作乂師古曰及
孝武時國用饒給而民不益賦其次也至于王莽制度
失中姦軌弄權官民俱竭亡次矣

食貨志下第四



